

理學常識



上海大東書局印行

理

學

常

識

理學常識提要

漢學尙考據。宋學崇義理。於是始有理學之名。本書關於理學之宗派。皆從宋元學案。明儒學案。國朝學案。小識等書中。擇要採錄。且舉其言心性處。與近世哲學相參證。則尤爲此書之特色。

運學常識提要

理學常識 目次

第一章 總說

第一節 理學之意義……………一

第二節 理學之淵源……………四

第三節 理學之範圍……………六

第二章 理學之派別

第一節 宋代理學之派別……………一〇

第二節 元代理學之派別……………一四

第三節 明代理學之派別……………一五

第四節 清代理學之派別……………一九

第三章 理學家之學說

第一節 宋代理學家之學說……………一二一

【甲】 周程邵張朱陸之學說……………一三三

① 周敦頤 ② 程顥程頤 ③ 邵雍 ④ 張載 ⑤ 朱熹 ⑥ 陸九淵

【乙】 浙東永嘉派之學說……………五二

① 陳傅良 ② 葉適

第二節 元代理學家之學說……………五五

【甲】 程朱學派之學說……………五五

① 趙復 ② 許衡 ③ 劉因

【乙】 朱陸調和派之學說……………五七

④ 吳澄 ⑤ 鄭玉

【丙】 陸學派之學說……………六〇

⊖ 陳苑 ⊖ 趙偕

第三節 明代理學家之學說……………六二

【甲】 河東派之學說……………六三

薛瑾

【乙】 崇仁學說……………六四

⊖ 吳與弼 ⊖ 胡居仁

【丙】 白沙學說……………六七

陳獻章

【丁】 姚江派之學說……………六九

⊖ 王守仁 ⊖ 王學諸子

【戊】 東林學說……………七六

顧憲成

【己】 蕺山學說……………七九

劉宗周

第四節 清代理學家之學說……………八二

① 孫奇逢 ② 湯斌 ③ 黃宗羲 ④ 李顥 ⑤ 顧炎武

⑥ 陸世儀 ⑦ 陸隴其 ⑧ 顏元 ⑨ 戴震 ⑩ 彭紹升

第四章 研究理學之方法

第一節 研究之方法……………一一〇

第二節 理學入門書籍……………一一五

理學常識

吳江 徐敬修編著

第一章 總說

第一節 理學之意義

理學之名，始於宋代；蓋古之儒者，講修身治平之道，徒詳於人事，而於宇宙之本原，則略而未講；迨宋儒出，始明人性與宇宙之關係，立理氣心性之說，不僅教人以實踐，且進而推求其原理，更有以立其本，於是教義益密，而理學之名，亦自此出矣。

夫宋儒之所謂理學，其學之內容，實含倫理學及心理學二科；故宋史藝文志稱道學傳，而道學二字，僅足以包括倫理，而不能該心理也；若以哲學之名稱之，則哲學二字僅足以包括心理，而不能該倫理也；（探劉

光漢語）故終不若理學二字所該之爲廣也。

按理字，許氏說文訓爲治也；金壇段氏申其義曰：「戰國策言鄭人謂玉之未理者爲璞。是理爲剖析也；玉雖至堅，而治之得其髓理，以成器不難，謂之理；凡天下一事一物，必推其情至於無憾，而後卽安，是之謂天理，是之謂善治。」此引申之義也。考之周代古籍之書，其言理字也：或曰文理；或曰條理；如禮中庸言「文理密察，足以有別。」孟子言：「始條理者智之事，終條理者聖之事。」又如易繫辭傳云：「易簡而天下之理得。」說卦傳云：「聖人之作易，將以順性命之理。」此二理字皆含條理之意，是我國理字最先之訓釋也。漢儒言理，皆訓爲分；如賈子新書道德說云：「理，離狀。」鄭君禮記樂記篇注云：「理，分也。」白虎通云：「理義者有分理。」說文自序亦

曰：「知分理之可以相別異也。」是理訓爲分，亦訓爲別，此漢儒相傳之故訓也。若夫宋儒之言理，則以天理爲渾全之物，復以天理爲絕對之詞（程子）；又創爲天卽理性卽理之說（朱子）。其訓理字之義，精確似遜於漢儒；然漢儒但主訓詁，終爲注釋之學問；若宋儒則主義理，別創哲理之經學，則前人所不能及也。且朱子答何叔京書曰：「理字之義，當於渾然中仍具秩然之理。」而程，朱又具言事事物物，皆有理可格；是則宋儒之言理，亦含秩然有條理可分之意；至於清代，東原戴氏出，其解理字也，以人心所同然，情欲不爽失爲理；其言曰：「心之所同然者，始可謂之理，謂之義。」又曰：「情得其平，是謂好惡有節，是謂依乎天理。」其言似又較宋儒爲精微矣。

總之理學者，並重心悟，不事訓詁，闡性命之精微，抉天人之蘊奧，

古昔聖賢之心傳道法，歷千餘年而晦蝕不明，至此乃復大著於世；惟是從此以後，心性事功，分爲兩途，儒林道學，列爲二傳，開門戶之見，啓黨同伐異之爭，自宋而元而明，迄未融洽，至於清代，始有出而折衷故訓，調停漢、宋，此學者所不可不知也。

第二節 理學之淵源

宋代理學極盛，然考其淵源，實非一朝一夕之功；蓋六經自秦火以後，道統之傳幾絕，漢武雖號宗經，然當時學者，咸重訓詁，至於唐代，盛行小學，雖有羽翼經傳之功，而於性命之本原，則未有灼然之見；至於宋儒，始務求其大義而歸於純理，詞章訓詁，皆在所輕，此理學產生之第一原因也。魏晉以來，競尙清談，佛、老之說，恆見於文詞；自唐以來，佛之爲教益備，大德迭出，禪宗所謂以心傳心，不立

文字，直指心性，見性成佛者，尤能導人從事心性之源，而厭章句碎屑之陋，宋之儒者，又大多與禪門往還，故其討論性命之說，多有與之相契發者；道家之說，一盛於晉代，再崇於李唐，五代之時，陳摛究性命之理，相傳有太極圖，先天圖之作，至宋時而陰陽，五行之說，遂傳於儒者，此理學產生之第二原因也。宋興八十年，孫明復，石徂徠，胡安定三先生，以師道自任，講明正學，其說以躬行實踐爲主，重聖賢道義之大本，而一變詞章訓詁之風，遂開宋學之先導，此理學產生第三之原因也。自是以後，濂溪周子，不由師傅，默契道妙，得聖賢不傳之學，作太極圖通書，推明陰陽五行之理，瞭若指掌，張載作西銘，又極言理一分殊之情，然後道之大原出於天者，灼然而無疑焉；二程受業周氏，已乃擴大其所聞，表章大學，中庸二篇，與語

，孟並行，於是首帝王傳心之奧，下至初學入德之門，融會貫通，無復餘蘊；迄宋南渡，新安朱熹，得程氏正傳，其學加親切焉，大抵以格物致知爲先，明善誠身爲要，凡詩書六藝之文，與夫孔孟之遺言，顛錯於秦火，支離於漢儒，幽沈於魏，晉，六朝者，至是皆煥然而大明，秩然而各得其所矣。（采宋史道學傳語）此理學發生之淵源也。

第三節 理學之範圍

宋代理學，乃組織儒教爲大一統系者也。其專發明性理之說者，稱性理之學；專說明道德之學者，稱之爲道學；其立說皆取淵源於六經：如太極陰陽本於易，人心道心本於書之禹謨，五行本於洪範，性道教本於中庸，明德新民本於大學，仁義禮智信本於論，孟，性情本於孟子，故理學之範圍，皆未脫六經之窠臼；茲就理學中之各種名稱，再

分述於下：

(一)太極 太極動而生陽，動極而靜，靜而生陰，靜極復動，一動一靜，互爲其根，而陰陽生矣。

(二)陰陽 陰陽交感和合而生水，火，木，金，土之五行，以之運五氣，以之行四時，天地之間，人物生生無窮。

(三)天地 陰陽混沌而不剖判，言天地未生之前也；二氣既剖判，則清者上爲天，濁者降爲地，是言天地之開闢也。

(四)五行 陰陽二氣，交感和合而生水，火，木，金，土，以之運五氣，以之行四時，散而爲風雨，凝而爲霜雪，流而爲川，止而爲山，人物生生無窮，五行之氣，其偏而蔽者爲草木禽獸，其全而靈者爲人。

(五)性情 人之性：仁，義，禮，智，信；其情：喜，怒，哀，樂，好，惡，欲；而性情者，統於一心，張子曰：「心統性情者也。」

(六)理氣 性者，發於理；情者，發於氣；理者，氣之法則；氣者，理之發動；故性爲天理，情爲人欲。

(七)道心人心 自人心之性理發動者爲道心，自形氣發動者謂人心，而「惻隱」「羞惡」「辭讓」「是非」之心，仁，義，禮，智，之四端者也。

(八)鬼神 陰陽二氣，恆屈伸往來，其來者爲神，其去者爲鬼，故人之生死，與晝夜之往來無異。

(九)五倫 君臣，父子，夫婦，兄弟，朋友，謂之五倫。

(十)五典 君臣有義，父子有親，夫婦有別，兄弟有序，朋友有信，謂之五典。

除上述以外，如中庸之道問學，尊德性；大學之致知，格物，亦爲理學範圍內討論之事也。

第二章 理學之派別

第一節 宋代理學之派別

北宋之時，南北名儒，競以理學相標尙，然開其先者，則爲周敦頤；周子道州人，崛起湘，粵，開宋代理學之祖；初受學於鶴林寺僧壽涯（按周從僧壽崖，壽崖勸周只要改頭換面，所以周所著太極圖說，周子通書，只皮相儒家而已）著有太極圖說，以明天理之根源；又著通書四十篇，言太極之蘊奧；雖多緣飾中庸，大易，然溯厥淵源，實卽

爲老，莊，道家之說，是爲南方學派之正宗。

河南二程，受學濂溪（卽周敦頤），復參攷王通，韓愈，孫復之言，故此時南北兩派，漸相融洽；濂溪之教二程也，每令尋孔，顏樂處，二子之中，惟明道（卽程顥）能得其旨趣；蓋顥嘗求道，汎濫諸家，出入老，釋，反求諸六經而後得之；其對人甚和顏悅色，無事如泥木人；著有定性書，與太極圖說相表裏，至是開聖學之祕，及卒，諡明道先生。

顥弟頤，生平以誠爲本，以窮理爲主；然陳義雖高，自尊亦大，頗多自是之處，故邵康節以「生薑樹頭生」一語譏之也。晚年著易傳及春秋傳等書，當時號爲伊川先生。遊於伊川之門者，有謝良佐，游酢，楊時，呂大臨等，號程門四先生。二程之學，虛實兼尙，惜弟子多學

其虛空一派，漸與禪學相近耳。

當二程之時，理學方興，與二程同時研究性情之說者，則有司馬光，王安石，蘇軾諸人；然其所論，多屬於才，而罕見性命之本，蓋尙未能洞徹天人一貫之大原也。

與二程同時負盛名者，則爲關中張載，其學由二程而私淑濂溪；嘗一出仕，以與當路不合，屏居南山下，教授諸生，其大旨尙禮；蓋以爲道者無形，不若禮爲可見；然有形之禮，與無形之理相合，始可知道；生平以易爲宗，以中庸爲體，著正蒙及東銘，西銘等書，世稱橫渠先生，北方學派之正宗也。

邵雍亦與程子同時，最深易理，其學問得自陳搏，而又略與墨子之說相近，著有皇極經世書，觀物篇，及伊川擊壤集，乃北學之別標一幟

者，至其子伯溫，始稍雜周，程之說焉。

女真南下，趙宋偏安江左，北學由是式微；而程門弟子，亦傳道南歸；其最著者爲龜山楊時，上蔡謝良佐，二人之學雖雜禪宗，然殫見洽聞，爲程門弟子之冠；康侯（胡安國）從上蔡游，其子五峯（胡宏）傳其學，著有胡子知言；南軒張氏（張栻），受業五峯，以下學立教，以致知力行爲歸。龜山夷猶淡曠，以慎獨主靜爲宗，一傳而爲豫章羅從彥，再傳而爲延平李侗，其學以默坐澄心爲本，守程子體認天理之傳，以爲心體洞然，即可反身自得；蓋南軒近北學，而延平則爲南學也。南宋朱熹，出而集成理學；熹師李侗，侗師羅從彥，從彥師楊時，故朱熹爲得程子學統；其學以居敬爲主：窮理以致其知，反躬以踐其實；其門下有蔡沈，黃榦，李燾，張洽，陳淳輩，亦著名於時。

與朱子同時者，有金溪陸九淵，講學鵝湖，與考亭（即朱熹）之言迥異；蓋朱熹重「道問學」，而九淵重「尊德性」故也。或有勸九淵著書者，九淵曰：「苟知道，六經皆我註脚也。」其持論如此。九淵嘗與朱熹會講鵝湖，論多不合，故世有朱陸異同之說。九淵嘗一出仕，未幾即還鄉教授，世號象山先生；其弟子有楊簡，袁燮，舒璘，沈煥諸人，而以楊簡之傳爲廣。象山弟子，講學四明，東南人士，聞風而興起者；若魏益之，黃仲山，徐子宜，陳叔向等，咸以穎悟自矜，與金溪之言，默相印證；蓋皆禪學之緒餘也。

當此之時，兩浙之間，有金華學派及永嘉學派，淵源出於程門。金華學派以呂祖謙爲大師；永嘉學派，以葉適爲巨擘；然東萊（即呂祖謙）之學，斥窮理而尚良知；水心（即葉適）之文，表禪宗而窮悟本，推其

意旨，近陸遠朱；惟永嘉學派，崇尚事功，侈言用世，復與永康學派（陳亮一派學者）相同。及南宋末葉，陸學漸衰，而朱學大盛矣。

【註】按兩宋理學，分濂，洛，關，閩四大派：即濂溪周敦頤；洛陽程顥，程頤；關中張載；閩中朱熹是也。北宋學者，周子渾然元氣，邵子迷於五行，張子偏於執拗，二程以明道爲精深，伊川殊欠涵養。南宋朱，陸兩派，旂鼓相當。陸派傳至楊簡，學說更高一步；而陸學盛行於江西及浙西，朱學盛行於福建及浙東，後金華一派，亦歸附之。總之：北宋人之研究理學，尙不露鋒芒；南宋則鋒芒太露矣。（採餘杭章氏說）

第二節 元代理學之派別

南宋末葉，陸學漸衰；而爲朱子之學者：如蔡沈，王柏則解遺經；如

真西山則崇典制；如黃勉齋則尙躬行；無不各擇其性之所近，以一節自鳴，然斯時朱學尙未北行也。及姚樞，許衡，得朱氏之遺書，北人由是始知朱學，而劉因，金履祥等，亦傳朱學，是爲元代之程，朱學派；吳澄本爲朱學，後兼主陸學，鄭玉嘗欲和會朱，陸之學，是爲元代之朱，陸調和派；象山之學，自慈湖（楊簡）絜齋（袁燮）及槐堂諸子以後，已衰微不振，至於元代，專治陸學者，則有江西之陳苑，浙東之趙偕，他如祝蕃，李存，舒衍，吳謙，則咸爲靜明（陳苑）之弟子，所謂江東四先生是也。

第三節 明代理學之派別

明初開國，承元世學風，然金華一派，傳至宋濂，於經於理，均無所表見；自其弟子方孝孺滅族以後，金華派遂以式微；又以太祖尊朱太

過，陸學一派，亦散漫而無人繼起；故當時學者，咸主考亭一家之說。自澗池曹端，河東薛瑄，椎輪伊始，至涇野（呂伸本）三原（王右渠）而風教漸廣，躬行禮教，言規行矩，然以恪守考亭家法，尙修不尙悟，專談下學，不求上達，故自得之學，曠然未有聞也。

吳與弼受業河東，始有吳學，胡居仁受業康齋（吳與弼），始有胡學，咸執守河東緒言，是爲北學南行之始。陳白沙雖出於康齋之門，然遠希曾點，近慕濂溪，故其學獨闢門戶，啓靜養之端；其弟子徧兩粵，惟甘泉湛若水，以體認天理爲宗，排斥主靜，不廢誦讀之功，則較之白沙，似稍切近矣。

白沙之學，專以靜爲主，故其說稍近陸子，遂爲姚江派之先聲。時陽明崛起浙東，用禪宗之說，而飾以儒書，悟格物致知之理，專主良知

良能之說，抑朱揚陸，遂爲姚江學派之祖。其門人如鄒守益主戒懼，羅念菴主無欲，而吳，越，楚，蜀之間，講壇林立，餘姚學派，風靡東南，龍溪（王畿）心齋，（王艮）流風尤遠；雖撫拾語錄，緣釋入儒，然化民成俗之勳，亦不可沒也。（如泰州學派中農工商之興起者，咸自命爲聖人。）當此之時，守仁之姚江派與薛瑄之河東派，皆高談性理，漢唐註疏，束之高閣弗講，惟整庵羅氏，東莞陳氏，守程朱之矩矱，遏王學之橫流，然以寡敵衆，無補於事，殆亦北學不適於南方之證歟。同時河南崔銑，何塘，呂坤諸人，咸砥礪廉隅，敬義挾持，不雜餘姚之說；而湛門弟子，僅有少墟馮氏一人，（馮從吾陝西人）然躬行實踐，排斥虛無，則又與北學相淆，殆亦南學不適於北方之證歟。逮及末葉，南方學者；若伯玉（金炫武進人）魚山（熊開元嘉魚人

正希（金聲徽州人）懋德（蔡維立崑山人）震青（朱天麟崑山人）咸皈依佛法，復以忠義垂名；而高（高攀龍）顧（顧憲成）諸儒，講學東林，力矯王學末流之失，弘毅篤實，取法程，朱，然立說著書，雖緣飾閩，洛之言，實隱襲餘姚之旨。蕺山（劉宗周）之學，出自東林，雖亦出陽明之緒，而兼宗程，朱，以誠意爲宗，以慎獨爲主，以改過爲歸，故良知之學，益臻平實，不涉玄虛；然改過之說，則出於陽明之格非，慎獨之言，則出於東廓之戒懼，而誠意之旨，則與念庵之無欲相同；惟守身嚴肅，則足矯明儒曠放之風，故從其學者：如張考夫，沈昫，應搆謙則主考亭，如沈求如，黃梨洲則主陽明，兩派分歧，紛紜各執，迨及清初，屹然分爲程，朱與陸，王兩大派，學者或主於此，或主於彼，徒有是非之論，而罕獨至之說，於是士林厭其空

虛，復張漢學之幟，以宋儒爲不足道，朱，陸之爭，變而爲漢，宋之爭，然而漢，唐之訓詁，宋，明之性理，與夫清代之考證，皆各有所長，並行而不可偏廢者也。

第四節 清代理學之派別

清初，北方之學者，有孫夏峯（孫逢奇）李二曲（李顥）；夏峯講學百泉，持朱，陸之平，不廢陽明之說，爲清代講學老師，從其學者，多躬行實踐之士，然如張仲誠（張沐）等，仍主陸，王；至顏（顏元）李（李顥）諸儒出，以實學爲天下倡，而幽豫之士，無復以空言相尙矣；二曲講學關中，指心立教，不涉見聞，近於龍溪，心齋之學，他如王爾緝，李天生等，皆敦崇實學，克己復禮，有橫渠講學之遺風；自是以後：崑石（劉原淥）雲一（姜國霖），標幟齊東；彪西（范

鄒鼎（閣章）（李閣章），授徒汾晉；咸尊朱闢陸，以居敬窮理爲宗。當時南方諸儒，舍亭林（顧炎武）道威（陸世儀）諸人以外；如吳中王寅旭，越中張考夫，湘中王船山，贛中謝秋水皆排斥王學，以程，朱爲指歸；而陸隴其，李光地，楊名時等，尤緣飾朱學，炫寵弋榮，與宋明講學諸儒異趣。東林弟子，如高愈高世泰，顧培之等，講學錫山，吳中學者，如朱用純，張夏，彭瓏等多應之，皆近宗高，顧，遠法程，朱，然重涵養而輕致知，尊德性而遺問學，近於龜山，延平之旨，與北方學者不同也。其他如淮南，徽歙之間，亦都私淑東林之學；淮南學者，以朱止泉爲最著，其治心之說與吳中同；徽歙學者，如施璜，吳慎等，雖私淑東林之緒言，然敦崇禮教，或致知格物，研精殫思，與空談心性者迥然不同也。當時吳越之民，大抵宗蕺山而禱陽

明，倡其說者，有錢（錢德洪）沈（沈國模）曾（曾宗聖）史（史孝成）諸子；沈氏弟子，有韓仁父（韓孔當）邵子唯（邵曾可）勞麟書（勞史）等，邵氏世傳家學，至念魯（邵延采）而集其大成，以覺悟爲宗。與海門近溪之言相近也。又吳中之地，前有錢竹汀，後有彭尺木。汪縉，皆皈依釋氏，與瑞金羅有高互相切磋，援儒入釋，理學從此式微矣。

清代治王學者，多出自蕺山，大江以南，習陸，王之學者以數十計；如唐甄，黃宗羲，全謝山主王學；李穆堂主陸學，是皆最著者也。自是以後，西學東漸，南北講學之風盡輟，文人學士，卽有一二著述，終瑣瑣不足以成家，此清代理學之大概情形也。

第三章 理學家之學說

第一節 宋代理學家之學說

兩宋理學最盛，其著者，推濂，洛，關，閩四派。濂溪周子，開理學之祖。河南二程，親受其學，益擴充其所未發；同時關中橫渠張子，相與講明切究，所著西銘，狀仁之體，莫切於是。而邵堯夫則精極理數，洞周易之微，著有先天圖，與周子太極圖並稱；然當時以程門之傳爲最廣。南渡以後，閩中朱子晦庵，紹述周，程，折衷羣言，自以爲祛俗學支離之說，辨異端似是之非；而金溪陸氏，講學鵝湖，立說與之相反；蓋陸近於「尊德性」，朱近於「道問學」，以是分朱，陸兩派，爲後來所宗。而又有永嘉永康之功利派，王霸雙行，義利並用，致開後世門戶之爭，然於學術上之進步，亦不得謂之毫無影響也。茲分述各家之說於下：

【甲】周程邵張朱陸之學說

⊖ 周敦頤

周敦頤，字茂叔，道州營道人，元名敦實，避英宗舊諱改焉。熙寧初，知彬州，用趙抃及呂公著薦，爲廣東轉運判官，提點刑獄，以洗冤澤物爲己任，行部不憚勞苦，雖瘴癘險遠，亦緩視徐按。以疾求知南康軍，因家廬山蓮花峯下；前有溪，合於湓江，取營道所居濂溪以名之。抃再鎮蜀，將奏用之，未及而卒，年五十七，著太極圖，明天理之根源，究萬物之終始；又著通書四十篇，發明太極之蘊。掾南安時，程珦通判軍事，視其氣貌非常人，與語，知其爲學知道，因與爲友，使二子顥、頤往受業焉；敦頤每令尋孔，顥樂處所樂何事；二程之學，源流乎此矣。故顥之言曰：「自再見周茂叔後，吟風弄月以歸，

有吾與點也之意。侯師聖學於程顥未悟，訪敦頤，敦頤曰：「吾老矣！說不可不詳。」畱對榻夜談，越三日乃還，頤驚異之曰：「非從周茂叔來耶？」其善開化人類如此。

(一) 宇宙論 周子之宇宙論，於太極圖說言之最詳。其言曰：「無極而太極，太極動而生陽，動極而靜，靜而生陰，靜極復動，一動一靜，互爲其根，分陰分陽，兩儀立焉；陽變陰合，而生水火木金土，五氣順布，四時行焉；五行一陰陽也，陰陽一太極也，太極本無極也；五行之生也，各一其性，無極之真，二五之精，妙合而凝，乾道成男，坤道成女，二氣交感，化生萬物，萬物生生而變化無窮焉；惟人也，得其秀而最靈，形既生矣，神發知矣，五性感動而善惡分，萬事出矣；聖人定之以仁義中正而主靜，立人極焉。故聖人與天地合其德，日

月合其明，四時合其序，鬼神合其吉凶；君子修之吉，小人悖之凶；故曰：「立天之道曰陰與陽，立地之道曰柔與剛，立人之道曰仁與義。」又曰：「原始反終。」故知死生之說，大哉易也，斯其至矣。」

按古今釋太極圖說者極多，而以朱子說爲最詳，清代黃梨州有太極圖講義。總之周子之太極圖說就人生之本論之，則以爲人類萬物，同爲一原，是持一元論也；以人類爲萬物中之最靈秀者，是持性善先天說也；以聖人爲衆人中之最靈秀者，而以仁義中正教人，是持道德論也。故周子太極圖說前半爲純正哲學，爲形而上學；後半爲實踐哲學，爲形而下學，惟彼則一以貫之，非分爲二截也。

(一)政治論及道德論 周子通書，以易簡爲宗，（如通書第六篇曰：「天地豈不易簡，豈爲難知。」是也。）以自然爲主，（如通書第十

篇言順化，三十五篇言擬議及二十三篇稱顏子是也。以無言垂教，（見聖蘊，精蘊兩篇）以主靜爲歸；（見聖學，慎動兩篇）其知幾通神（見通書誠幾德篇，聖蘊篇，思篇，動靜篇，乾損益篇）則卽老氏贊玄之說也，存誠窒欲（見誠上誠下兩篇，又聖學篇曰：「無欲則靜。」）則莊生復性之說也。總之周子通書一書，大概可分爲道德論及政治論兩種：如誠上篇，誠下篇，誠幾德篇，慎動篇，道篇，聖篇，思篇，聖學篇，則大部屬於道德論之範圍；如順化篇，治篇，師篇，則大部屬於政治論之範圍也。

○程顥程頤

程顥，字伯淳，洛陽人，踰冠中進士第。調鄆縣主簿，南山有石佛，歲傳其首放光，遠近聚觀；謂其僧曰：「吾有職事，俟復見，爲吾取

其首來觀。自是不復見。熙寧初，用呂公著薦爲太子中允監察御史，前後進說，未有一語及於功利；王安石執政，議更法令，言者攻之甚力，明道被旨赴中堂議事，安石方怒言者，厲色待之。明道徐曰：「天下事非一家私議，願平氣以聽。」安石爲之媿屈。新法旣行，明道言智者禹之行水，行無所事，自古興治立事，未有中外人情，交謂不可而能有成者，就使僥倖小成，而興利之臣日進，尙德之風浸衰，尤非朝廷之福，乞去言職；安石本與之善，及是雖不合，猶敬其忠信不深怒，但出提點京西刑獄，歷官皆有惠政；哲宗立，召爲宗正丞，未行而卒，年五十四。明道資性過人，充養有道，和粹之氣，盎於面背，門人交友從之數十年，亦未嘗見其忿厲之容，遇事優爲，雖當倉卒，不動聲色；自十五六時，與弟頤聞汝南周敦頤論學，遂厭科舉之

習，慨然有求道之志，泛濫於諸家，出入於老、釋者幾十年，返求諸六經，而後得之，秦、漢以來，未有臻斯理者。教人自致知至於知止，誠意至於平天下，灑掃應對至於窮理盡性，循循有序，病學者厭卑近而驚高遠，卒無成焉；故其言曰：「道之不明，異端害之也；昔之害近而易知，今之害深而難辨；昔之惑人也乘其迷暗，今之惑人也因其高明；自謂窮神知化，而不足以開物成務；自謂窮深極微，而不可以入堯舜之道；天下之學非淺陋固滯，則必入於此；自道之不明也，邪誕妖妄之說競起；塗生民之耳目，溺天下之污濁；雖高才明智，膠於見聞，醉生夢死，不自覺也；是皆正路之藜蕪，聖門之蔽塞，辟之而後可以入道。」明道之死，士大夫識與不識，莫不哀傷焉。文彥博采衆論，題其墓曰明道先生。有文集，語錄，合在二程全書中，考正

大學一篇，以爲孔氏之遺書。蓋大學本在禮記中，二程始以與中庸、論語、孟子號爲四書。（明道以大學錯簡，爲之定正。伊川亦別有定本，朱子因之作改定大學章句）

程頤，字正叔，年十八，上書闕下，勸仁宗黜世俗之論，以王道爲心。遊太學，胡安定瑗試諸生，以顏子所好何學論，得伊川論大驚，延見，處以學職。治平，熙寧間，大臣屢薦皆不起，哲宗初，司馬光呂公著共疏其行義，詔以西京國子學教授，力辭，尋召爲祕書省校書郎，既入見，擢崇政殿說書，士人歸其門者甚盛，伊川亦以天下自任，議論褒貶，無所顧忌；時蘇軾在翰林，有重名，一時文士多歸之，其徒不樂拘檢，以伊川爲迂，兩家門下，迭起標榜，遂分黨爲洛，蜀。年七十五卒。伊川於書無所不讀，其學本於至誠，以大學、語、孟、

中庸爲標指，而達於六經；動止語默，一以聖人爲師；故其見於言動事爲之間，疏通簡易，不爲矯異，其接學者以嚴毅；嘗瞑目靜坐，游定夫、楊龜山立侍不敢去，久之乃顧曰：「日暮矣！姑就舍！」二子者退，則門外雪深尺有餘矣。平生誨人不倦，故學者出其門最多，皆爲名士。涪人祠頤於北巖，世稱爲伊川先生，著有易傳，文集，經說，語錄等。

二程遺書，以格物爲始基，（如明道言「論學必要明理。」伊川言「今人雜信鬼怪，只是不燭理。」又言「凡一物須先窮致其理。」又言「一草一木有理可格」是。）以仁道爲總歸，（如明道識仁說，伊川論仁，皆以仁統禮義智。）涵養必先主敬，（如伊川言「涵養須在敬」）進學必在致知，（如明道言「學以知爲本，」伊川言「學先於

致知。」其言誠言靜，則稍異於濂溪；（周子言誠，卽言靜也。明道言誠必兼言敬；伊川亦言「不可把虛靜喚做敬。」）然以天理爲絕對之詞（如明道言「天理二字，由己體貼出來；」而語錄寂然不動條，盡心知性條，視聽思慮條，以及伊川語錄性卽理條，心有善惡條，皆以天理爲絕對之詞）致涵養之弊，流於觀心；（如明道言「洗心藏密，」言「灑掃應對便是形上，」伊川言「心是貫澈上下，只有所向，便是欲」是也。）進學之餘，易爲廢學。（如明道言「恍然神悟，不是智力，」以謝上蔡讀書爲「玩物喪志，」伊川言「理會文義者滯會不通，」言「作文害道。」）蓋二程植躬整齊嚴肅，故提撕收斂，至以靜坐爲工夫，其弊則流爲觀心；程門弟子，立說多近於禪宗，此閑邪窒欲太過之故也；若夫樂天知命，（如明道言茂叔使之尋孔，顏

樂處事，以及伊川答鮮于侁之問是）知化窮人，（如明道言「默而識之，」伊川論「屈伸往來」是）則又與濂溪之學術相同也。總之二程之學說，可總括爲宇宙論及倫理說兩大端。

（一）宇宙論 明道之宇宙論，本原於易，其言曰：「天地絪縕，萬物發生。」「獨陰不成，獨陽不生。」「地氣不上騰，則天氣不下降；天氣降至地，地中生物皆天氣，唯無成代有終者地道。」「人與物但氣有偏正，得陰陽之變者爲鳥獸草木夷狄，受正氣者爲人。」「天地間非獨人爲至靈。自家心便是草木鳥獸之心，但人受天地之中以生。」「萬物莫不有對，一陰一陽，一善一惡；陽長則陰消，善增則惡減。」「天下善惡皆天理，謂之惡者非本惡，但或過或不及便如此，如楊，墨之類。」此明道之宇宙論也。其言雖未及太極，而以乾元一氣

爲宇宙之根本也。其論善惡，以過不及謂之爲惡，抑其過，引其不及，使歸於中，則謂之爲善也。總之明道乃持天地萬物爲同一元氣，因偏正有差，斯靈蠢殊致耳。卽一元論之哲學也。

伊川之宇宙觀，爲理氣二元論；其言曰：「離了陰陽便無道，所以陰陽者是道也；陰陽氣也，氣是形而下者，道是形而上者，則是理也。有理則有氣，有氣則有理，鬼神者數也，數者氣之用也。」又曰：「一陰一陽之謂道，道非陰陽也。所以一陰一陽者道也。道則自然生萬物；今夫春生夏長了一番，皆是道之生，後來之生成，不可道卻是既生之氣，後來卻要生長，道則自然不息。」其論陰陽變化無窮之妙曰：「天地之化，既是二物，必動不齊；譬之兩扇磨行，使其齒齊不得，齒齊既動，則物之出者何可得齊，轉則齒更不復得齊，從此參差萬

變，巧歷不能窮也。」此伊川之理氣二元論也。

（二）倫理說 明道之論性也，於其所言生之謂性一節，可以知之。其言曰：「生之謂性，性卽氣，氣卽性，生之謂也。人生氣稟，理有善惡，然不是性中元有此兩物相對而生也；有自幼而善，有自幼而惡，是氣質然也，善固性也。然惡亦不可不謂之性也，蓋生之謂性，人生而靜以上不究說，纔說性時，便已不是也。凡人說性，只是說繼之者善也，孟子言人性善是也；夫所謂繼之者善也者，猶水流而就下也，皆水也；有流而至海，終無所污，此何煩人力之爲也；有流而未遠，固已漸濁；有出而甚遠，方有所濁；有濁之多者，有濁之少者；清濁雖不同，然不可以濁者不爲水也，如此則人不可以不加澄治之功；故用力敏勇則疾清，用力緩怠則遲清，及其清也，則卻只是元初水也，

亦不是將清來換卻濁，亦不是取出濁來置在一隅也；水之清則性善之謂也，固不是善與惡在性中爲兩物相對，各自出來，此理天命也；順而循之，則道也；循此而修之，各得其分則教也。「此明道之性善說也。」

伊川亦本性善之說，且比於明道益密；其言曰：「性無不善，而有不善者才也；性卽是理，理則自堯，舜至於途人一也；才稟於氣，氣有清濁，稟其清者爲賢，稟其濁者爲愚。」性相近也；「性一也，何以言相近？曰：「此只言氣質之性也。」如俗言性急性緩之類，性安有緩急；此言性者，生之謂性也。」蓋伊川言性，性氣並論；嘗曰：「孟子言性之善是性之本；孔子言性相近，謂其稟受處不相遠也。」蓋性說至伊川幾大備矣。除性說以外，明道之言仁，亦極詳核；如曰：

「觀雞雛可以觀仁，蓋豈惟雞雛，盈天地間，並育並行，莫不是觀仁也。」其言良知良能，則以爲天所賦受，不待學習而能；如曰：「良知良能，皆無所由，乃出於天，不繫於人。人心莫不有知，唯蔽於人欲，則亡天德也。」後王陽明之言致良能，本此意爲多。

伊川言知行合一重在知，與陽明之重在行不同；其言曰：「君子以識爲本，行次之。今有人焉，力能行之而識不足以知之，則有異端者出，彼將流宕而不知反，內不知好惡，外不知是非，雖有尾生之信，曾參之孝，吾弗貴矣。」其言致知格物，則以爲爲學之要義，如答人問學曰：「莫先於正心誠意；誠意在致知，致知在格物；格至也。如祖考來格之格；凡一物上有一理，須是窮致其理；窮理亦多端：或讀書講明義理，或論古今人物，別其是非；或應事接物而處其當，皆窮理

也。按伊川格物之說，重在經驗，後朱子取之。

邵雍

邵雍，字堯夫，其先范陽人，從父遷河南。北海李之才攝共城令，聞雍好游，授以河圖，洛書宓義八卦六十四卦圖像，（之才之學，得之於穆修，穆修得之於种放，种放得之於陳搏。）自是探蹟索隱，妙語神契，洞徹蘊奧，汪洋浩博，多其所自得者；及其年益老，德益邵，潛心高明，以觀乎天地之運化，陰陽之消長，遠而古今世變，微而走飛草木之性情，深造曲暢，庶幾所謂不惑，而非依倣象類，億則屢中者；遂衍宓義先天之旨，著書十餘萬言，行於世，然世之知其道者鮮矣。熙寧十年卒，年六十七，世稱康節先生。著有皇極經世書，觀物篇，伊川擊壤集，漁樵問對等書。

康節之學，舍理言數，以陰陽五行爲主，由陰陽五行而生世運之說，由世運之說而生王霸之分；然觀察物理，咸能推顯闡幽，如觀物外篇云：「象起於形，教起於質，名起於言，意起於用，」其理最可謂精矣。蓋康節之學說，可分先天學及倫理學兩種：

(一)先天學 康節之先天學，乃純正哲學也。其言曰：「先天學，心法也。圖皆從中起，萬化萬事生於心。」（先天卦位圖說）又曰：「先天之學，心也，後天之學，迹也。出入有無死生者，道也。」（觀物外篇）又曰：「天地之本，其起於中乎，是以乾坤交變而不離乎中；人居天地之中，心居人之中；日中則盛，月中則盈，故君子貴中也。」（觀物外篇）此蓋邵子唯心之先天學也。

(二)倫理說 邵子亦主性善之說。其言曰：「性者道之形體也，性傷

則道亦從之矣；心者性之郛郭也，心傷則性亦從之矣；身者心之區宇也，身傷則心亦從之矣；物者身之舟車也，物傷則身亦從之矣。」（擊壤集自序）又曰：「性者道之形體也，道妙而無形，性則仁義禮智具而體著矣。」（性理大全）此邵子之倫理學說也。

④ 張載

張載，字子厚，長安人，少喜談兵，至欲結客取洮西之地，年二十一，上書謁范文正公，一見知其遠器，乃警之曰：「儒者自有名教可樂，何事於兵，因勸讀中庸，後遂翻然有志於道，已求諸釋，老，乃反求之六經。嘗坐虎皮講易，京師聽者甚衆，一夕二程至，與論易，次日語人曰：「比見二程深明易道，吾所弗及，汝輩可師之。」撤坐輟講，與二程語道學之要，渙然自足曰：「何事旁求。」於是盡棄異學

，淳如也。歷任外官，熙寧初，以呂正獻公薦召對。神宗問治道，對曰：「爲治不法三代，終苟道也。」時王安石方行新法，橫渠不善之，久之託疾歸，居南山下，終日危坐一室，左右簡編，俯而讀，仰而思。有得則識之；或中夜起坐，取燭以書，其志道精思，未嘗須臾息，亦未嘗須臾忘也。後呂大防復薦之於朝，乃詔爲太常禮院，與有司議論不合，復以疾歸，中道疾甚，沐浴更衣而寢，且而卒，貧無以斂，門人共買棺奉其喪還。世稱橫渠先生，著有東銘，西銘，正蒙，理窟，易說等書。

橫渠施教，以禮樂爲歸，（如正蒙中之王諦篇言禮，樂器篇之言樂是）旁澈象緯，曆律之術，（如參兩篇，天地篇是）於名數質力之學，咸契其微；（如正蒙書中多「幾何」之理，如言兩不滅則一不可見諸

條是）蓋其立說之旨，不外知性知天，窮鬼神之術，（如天道篇中所言是）明生死之源，（天道篇）上溯太極太虛之始，（見神化篇）此知天之學也；居敬窮理，（見大心篇）由誠入明，（見誠明篇）以求至正大之極，（見中正篇）此知性之學也。總之橫渠之學，乃從釋老入手，故其言多釋，老之緒餘；（間有莊，列之說）又以由二程而私淑濂溪，故書中多濂溪之遺教也。

（一）宇宙論 橫渠之宇宙論，亦爲氣一元論，然與周子之言太極，邵子之言先天，程子之言理氣不同；蓋橫渠獨由虛空卽氣之作用，以解釋宇宙之本體及現象。其正蒙太和篇云：「太和所謂道，中涵浮沈升降動靜相感之性，是生絀縕相盪勝負屈伸之始；其來也幾微易簡，其究也廣大堅固；起知於易者乾乎，敬而可象爲氣，清通而不可象爲神

，不如野馬網緼，不足謂之太和，語道者知此，謂之知道；學易者見此，謂之見易。」此橫渠之宇宙論也。

(二)倫理說 橫渠之東西銘，乃倫理學之總要而教學之根本也，西銘規模尤大，蓋綜古來聖賢所示人生至善之鵠也。其言曰：「乾稱父，坤稱母，予茲藐焉，乃混然中處；故天地之塞吾其體，天地之帥吾其性，民吾同胞，物吾與也。大君者，我父母宗子，其大臣，宗子家相也。尊高年，所以長其長，慈孤幼，所以幼其幼；聖其令德，賢其秀也；凡天下疲癯殘疾，惇獨鰥寡，皆吾兄弟之顛連而無告者也；於時保之，子之翼也；樂且不憂，純乎孝者也；違曰悖德，害仁曰賊，濟惡者不才，其踐形惟肖者也；知化則善述其事，窮神則善斷其志，不愧屋漏爲無忝，存心養性爲匪懈；惡旨酒，崇伯子之顧養；育英才，

穎封人之錫類；不弛勞而底豫，舜其功也；無所逃而待烹，申生其恭也；體其受而歸全者，參乎；勇於從而順令者，伯奇也。富貴福澤，將厚我之生也；貧賤憂戚，庸玉女於成也；存吾順事，殁吾寧也。」此卽張子以天人爲一體，希望學者，求仁之說也；非如東銘之戒戲言戲動，過言過動，以示修身之要也。

橫渠之論性，分天地之性與氣質之性，而尤重變化。正蒙誠明篇曰：「形而後有氣質之性，善反之則天地之性存焉；故氣質之性，君子有弗性者焉；蓋天命之所流行，賦與萬物而純粹至善者，曰天地之性；物聚成形，其氣有純駁偏正之異者，曰氣質之性；若能變化氣質，則天地之性，不失其初，而能復於本然之善矣；然本然之性，非離氣質而別存；氣質之性，亦非純出於惡，惟氣質有所雜糅，故不能一於善

耳。學者當變化其氣質之惡以進於善，又當充其所謂善者焉；故曰：人之剛柔緩急，有才與不才，氣之偏也。天本參和不偏，養其氣，反之本而不偏，則盡性而已矣。性未成則善惡混；故亶亶而繼善者，斯爲美矣。惡盡去則性乃復，故舍曰善，而曰成之者性。此橫渠以心統性情之說也。

⑤ 朱熹

朱子名熹，字元晦亦稱仲晦，亦曰晦庵。父名松，字喬年號韋齋，與李延平（名侗）同學於羅豫章（名從彥）朱子年十四，韋齋卒。紹興十八年登進士，授同安主簿，後自同安徒步見李延平，其學益大進；乃盡棄從前一切空遠不切之言，而以二程之學爲歸；故其爲學，窮理以致其知，反躬以踐其實，而以居敬爲主。嘗謂聖賢道統之傳，散在

方策，聖經之旨不明，而道統之傳始晦；於是竭其精力，以研窮聖賢之經訓，其於百家之支，二氏之誕，不憚深辯而力闢之。年七十一卒，所著書有易本義，啓蒙，著卦攷誤，詩集傳，大學中庸章句或問，論語孟子集注，太極圖通書西銘解，楚辭集註辯證，韓文考異，所編次有論孟集議，孟子指要，中庸輯略，孝經刊誤，小學書通鑑綱目，宋名臣言行錄，家禮，近思錄，程氏遺書，伊洛淵源錄等書，皆行於世，其學與程子並稱。

考亭之學，早年汜濫於佛，老之說，及從延平問道，講明性情之德，皆從發端處施功，乃漸悟佛，老之非，由中和舊說，一變而悟未發之真；惜爲學稍趨平實，而又好默坐澄觀，蹈空虛之病；及從南軒（張栻，字敬夫，爲洛學之後起者。）於湘南，而治學之方始易；以察識

爲先，以涵養爲後，由蹈虛之學，加以徵實之功；迨及晚年，守力二程之說，以爲涵養莫如敬，進學在致知，故其施教之方，必先立志以定其本，知性以明其要，主敬以持其志，窮理以致其知，力行以踐其實，而於涵養主靜之說，則亦有微詞也。茲再總括之於下：

(一) 宇宙論 朱子之宇宙論，雖取之於周，程，然於程伊川之理氣二元論，則益趨精密，故朱子之純正哲學，可謂之爲二元論；其言曰：「理氣本無先後之可言，然必欲推其所後來，則須說先有是理；然理又非別爲一物，卽存乎是氣之中，無是氣則是理亦無掛搭處。」又曰：「天地之間，有理有氣；理也者，形而上之道也，生物之本也；氣也者，形而下之器也，生物之具也；是以人物之生，必稟此理，然後有性；必稟此氣，然後有形。」此朱子之理氣二元論也。

(二)倫理說 朱子之性說，分天地之性與氣質之性，蓋本之橫渠，伊川也；惟朱子則自其理氣二元而一以貫之耳。其言曰：「論天地之性，則專指理而言；論氣質之性，則以理與氣雜而言之。」又曰：「以理言之，則無不全，以氣言之，則不能無偏。」又嘗綜論天命性道理心情之關係，亦極周匝也。其爲學以格物，致知，窮理，居敬，爲主；其言曰：「格物致知，是窮此理。」又以其重在道學問，故時以讀書爲窮理之本。其言敬也，以爲整齊收斂這身心不敢放縱便是敬；非專是閉目靜坐，耳無聞，目無見。不接事物，然後爲敬，故嘗謂「敬字似甚字，卻似箇畏字。」此朱子之論敬也。

⑥ 陸九淵

陸九淵，字子靜，金谿人，父賀，有六子，象山其季也。生三四歲，

問其父天地何所窮際，父笑而不答，遂深思，至忘寢食。及總角，舉止異凡兒，見者敬之。謂人曰：「聞人誦伊川語，自覺若傷我者。」又曰：「伊川之言，奚爲與孔子，孟子之言不類，近見其多有不是處。」初讀論語，卽疑有子之言支離；他日讀古書，至宇宙二字，解之者曰：「四方上下曰宇，往來古今日宙。」忽大省曰：「宇宙內事，乃分內事；已分內事，乃宇宙內事。」又嘗曰：「東海有聖人出焉，此心同也，此理同也；至西海南海北海有聖人出，亦莫不然；千百世之上，有聖人出焉，此心同也，此理同也；至於千百世之下，有聖人出，此心此理，亦無不同也。」乾道八年進士，淳熙二年，呂伯恭約象山及其季兄復齋，與朱晦庵會於鵝湖，論辨所學多不合，自是有朱，陸異同之論。朱子守南康，九淵訪之，至白鹿洞，九淵爲講君子小人喻

義利一章，聽者至有泣下，朱子以爲切中學者隱微深錮之病，以講義刻於石；而太極之辨，（象山以無極非周子語）則遺書往來，辨難不置焉。或勸九淵著書；曰：「六經註我，我註六經。」又曰：「學苟知道，六經皆我註腳。」光宗卽位，除知荆門軍，明年卒，年五十有四。有全集及語錄行世。

象山之學，重涵養而輕省察，（如言涵養是主翁，省察是奴隸。）樂簡易而極高明，（如讀有子章疑其支離。）廢講學而崇踐履，（象山之學爲尊德性。）以銓心爲主，以樂道爲宗，惡支離而好直捷，厭煩碎而樂徑省，故反約而遺博學，深思而重穎悟，甚致束書不觀，流於虛無玄渺，（按象山之尙虛，非真尙虛也；如言「實理苟明，自有實行實事。吾生平學問非他，只是一實。」）稍及讀書格物，便謂破碎

支離；然其擅長之處，亦有三端：一曰立志高超：如教人以擴充四端爲先，以人人皆可爲堯舜；又言：「先立乎大，則小者不能奪。」又言：「人不可沈埋卑陋凡下處。卽不識一字，亦須還我堂堂的做箇人。」二曰求學自得：如言：「吾之學問只是在我。」又言：「自立自重，不可隨人腳根，學人言語。」又言：「聽人議論，必求其實乃已。」三曰不立成心：其言曰：「此道與溺於意見之人言確難。」又言：「荆公變法不可非。」蓋陸學揭「尊德性」一義，主張一切皆出自心也。

（一）宇宙論 朱子主張「無極太極」，陸子則以爲只有「太極」而無「無極」。蓋亦持一元論之說也。其言曰：「宇宙之間，典常之昭然，倫類之燦然，果何適而無其理也。」又曰：「塞宇宙一理耳；學者之所學，欲明此理耳，此理之大，豈有限量；程明道所謂有憾於天地

，則大于天地者。謂此理也；三極皆同此理，而天爲尊。」蓋象山以此理爲宇宙之原則，同時又以此理爲政治道德之原則；故其言曰：「心一理也，理一理也，至當歸一，精義無二，此心此理，實不容有二。」又曰：「萬物皆備于我，只要明理。」此象山理說之大略也。

(二) 倫理說 象山之言性，亦主性善之說，其言曰：「見到孟子性善處，方是見得盡。」又曰：「蓋人受天地之中以生，其本性無有不善，吾未嘗不以其本心望之。」其爲學以一心爲主，故其主張，以此心卽在于我，非自外有所增加，凡格物致知，皆是發明吾心以內之事也。

【註】按朱陸學說之異點：朱學重學問思辨，陸學尙簡易直截；朱學在卽物窮理，陸學言心卽理；朱學重經驗，陸學主直覺；朱學重

歸納，陸學重演繹；此二派不同之點也。

【乙】浙東永嘉派之學說

南宋之時，除朱陸兩派以外，尚有所謂永嘉派者；按永嘉之學，出于周恭叔，恭叔爲程門弟子，再傳則爲陳傅良及葉適，惟其學在考古今成敗，諳練掌故，以濟世變，不專談心理，當時與永康派（陳亮一派）並稱之爲功利派，與周，程，張，朱之道學派不同，茲爲述之于下：

⊖ 陳傅良

陳傅良，字君舉，瑞安人，嘗受學于薛季宣，又與張栻，呂祖謙友善；季宣之學，出于程子門人袁溉，好言古代制度，如封建井田之類，傅良益綜貫歷史，自秦，漢以下，治法利病，靡不研究，有止齋文集

行世。

③ 葉適

葉適，字正則，永嘉人，其學術本源，畧近止齋，而文采視君舉不啻過之；議論雖若泛濫無所歸宿，亦綜會近理，有水心文集，別集，習學記言等行世。

南宋乾淳之時，學術之會，總爲朱，陸兩派，而水心斷斷其間，遂稱鼎足。水心于古書正僞道統之辨，多所考論；如以當時性理太極之說，出于繫辭，而繫辭不必盡孔子作，陰諷周，張，二程之學近于釋等說是也。

【註】兩浙之間，除永嘉派以外，尙有金華學派，以呂東萊（呂祖謙字伯恭）爲大師，其淵源亦出于程門；蓋自呂榮公從二程游，而

子孫世傳其學，以至于東萊；初治性理之學，深通經術，後乃博習于史事，遂流浙東永嘉一派，惟東萊以專講掌故之故，故後人以爲東萊之學，與理學無關；然東萊之學，實亦重良知之說：如言「知之者，良知也；忽然識之，是爲格物。」又言「聞見未澈當以悟爲則。」且又排斥伊川「物各付物之說。」

當東萊講學于婺，永康陳亮（字同甫）亦游其門，以兄事之；嘗于丈席間時發警論，東萊不以爲然。又與朱子友善，然才氣雄毅，有志事功，持論乃與朱子相左。其與朱子論皇帝王霸之學，以爲「爲治之道，三代不盡必合天理，漢唐不必盡是人欲。」意蓋主于適用；而朱子以爲是乃「義利雙行，王霸並用」之說。故永康一派，與永嘉並稱爲功利派也。

嘉定以後，私淑朱子之學者，有魏鶴山（魏了翁字華父，邛州蒲江人）及真西山（真德秀字景元，後更希元建之浦城人，）二人並爲世所稱道。鶴山之哲學，爲絕對之唯心論，所著有文集，九經要義，經外雜抄，古今考等書。西山之學，于舊說頗多綜貫得力，而發明則未有也。著有文集，讀書記，四書集編，文章正宗，大學衍義等書。

第二節 元代理學家之學說

【甲】程朱學派之學說

元代開講學之風，始于趙江漢。按江漢以南冠之囚，講程、朱之學於北，于是姚樞，竇默，許衡，劉因之徒，聞而慕之，理學之傳，由是遂廣，茲分述之于下：

⊖ 趙復

趙江漢，名復，字仁甫，德安人，元師伐宋，屠德安，姚樞在軍前，凡儒，道，釋，及卜占一藝者，活之以歸，而江漢亦在焉；樞與言奇之，至燕，以程，朱之書，教授學子，從者百餘人，樞爲建太極書院，以周，程而後，其書廣博，學者未能貫通，乃作傳道圖，而以書目條列于後，樞後退隱蘇門，以傳其學。

⊖ 許衡

許衡，字仲平，號魯齋，河內人，流離世亂，嗜學不輟，嘗從日者游，見尙書義疏，手抄以歸，後得王弼易註，夜思晝誦，言動必揆易義而後發，嘗訪姚樞于蘇門，得程朱遺書，其論學多切近之言，不徒爲高遠；如曰：「凡事一一省察，不要逐物去了，雖在千萬人中，常知

有己。」「凡事理之際有兩件：有由自己底，有不由自己底；由自己底有義在，不由自己底有命在；歸于義命而已。」「若言爲學以治生爲亟，則陽明極詆之也。有魯齋遺書傳世。

◎劉因

劉因，字夢吉，雄州容城人，初讀訓詁疏釋之說，輒嘆曰：「聖人精義，殆不止此。」後於趙江漢處得周，程，張，邵，朱，呂之書，始曰：「吾固謂當有是也。」年三十而卒。學者稱靜修先生，有靜修文集行世。

【乙】朱陸調和派之學說

元時朱，陸之爭未泯，至吳草廬，鄭師山而始稍和會；然草廬多右陸，而師山則右朱，茲分述于下：

⊙ 吳澄

吳澄，字幼清，號草廬，撫州崇仁人，年二十應鄉試，中選，越五年而元革命，徵至京師，以母老辭歸，後爲經筵講官，著有五經纂言，草廬精語，道德經註及文集等。其論理氣曰：「自未有天地之前，至既有天地之後，只是陰陽二氣而已；本只是一氣，分而言之，則曰陰陽；又就陰陽而細分之，則爲五行；氣之所以能如此者何也？以理爲之主宰也；理者非別有一物在氣中，只是爲氣之主宰者卽是，無理外之氣，亦無氣外之理；人得天地之氣而成形，有此氣卽有此理，所有之理謂之性，此理在天地則元亨利貞是也；其在人而爲性，則仁義禮智是也。」其評朱、陸二家之門人曰：「朱，陸二氏之爲教一也；而二家庸劣門人，各立標榜，互相詆訾，至于今學者猶惑，嗚呼甚矣！」

道之無傳，而人之易惑難曉也。」「蓋意欲和會朱，陸一家之說也。」

◎鄭玉

鄭玉，字子美，徽州歙縣人，覃思六經，尤邃春秋，絕意仕進，而勤于教學，門人受業者甚衆，所居至不能容，學者相與卽其地構師山書院以處焉。明兵入徽州，自縊死，著有周易纂註，春秋經傳闕疑，師山集等。

師山頗精于周，張之書，其跋太極圖說與西銘云：「太極圖說其斯道之本源與？太極之說，是卽理以明氣；西銘之作，是卽氣以明理；太極之生陰陽，陰陽之生五行，豈有理外之氣？天地之塞吾體，天地之帥吾性，豈有氣外之理？天地之大，人物之繁，孰能出于理氣之外哉！二書之言雖約，而天地萬物，無不備矣。」其論朱，陸異同曰：「

陸子之質高明，故好簡易；朱子之質篤實，故好邃密；各因其質之所近，故所入之途不同，及其至也，仁義道德，豈有不同者？同尊周孔，同排佛老；大本達道，豈有不同者？後之學者，不求其所以同，惟求其所以異，……此豈善學者哉！」（下略）其謂學者曰：「斯道之懿：不在言語文字之間，而具于性分之內；不在高虛廣遠之際，而行乎日用常行之中；以此窮理，以此淑身，以此治民，以此覺後，庶乎無媿于古人矣。」此師山之學，所以多切于平實淺近也。

【丙】陸學派之學說

象山之學，自慈湖（楊簡）絜齋（袁燮）以後，極爲衰微，至于元代，則有江西之陳靜明，浙東之趙寶峰二、

陳苑，字立大，江西上饒人，人稱爲靜明先生，幼業儒，嘗有授以金丹術者，弗之信，後得象山書讀之，喜曰：「此豈不足以致吾知耶？又豈不足以力吾行耶？而他求耶？」于是盡求其書讀之。時科舉方用朱子之學，而靜明不顧也，由是人始知陸氏之學。生平剛方正大，毅然以昌明古道爲己任，困苦終其身，而拳拳于學術異同之辨，有憂天下後世之心。人之所是，不苟是也；人之所非，不苟非也。其弟子有祝蕃，李存，舒衍，吳謙，號爲江東四先生。靜明書不傳，故其學說亦不可攷。

③ 趙偕

趙偕，字子永，慈溪人，學者稱寶峰先生，常習舉業，曰：「是富貴之梯，非身心之益也。」棄不治。後讀慈湖遺書，恭默自省，有見于萬

象森羅，渾爲一體，吾道一貫之意；曰：「道在是矣，何他求爲？」乃確然自信三代之治可復，而百家之說可一也。遂隱于大寶山之麓，講學以教後進。遺文後人集爲文華集二卷，其學以靜虛爲主，墮于禪學，蓋慈湖之遺習也。

【註】按宋元兩代理學，黃宗羲之宋元學案最爲詳備，學者宜手置一編，以備流覽。

第三節 明代理學家之學說

理學至宋而大備，明儒更卽其緒而紬繹發明之，牛毛繭絲，無不辨晰。發先儒之所未發，使條理粲然，而陽明之于陸學，厥功尤偉，茲分述於下：

【甲】河東派之學說

薛瑄

薛瑄，字德溫，號敬軒，山西河津人。自幼書史過目成誦，後從師講習濂，洛諸書，歎曰：「此間正路也。」因盡棄其舊學。差監湖廣銀場時，手錄性理大全，通宵不寐，遇有所得，即便劄記，出爲山東提學僉事，先力行而後文藝，人稱爲薛夫子，從學者甚衆，著有詩文集，讀書錄等。

敬軒之論理氣，無先後之分。其言曰：「無無氣之理，亦無無理之氣。」又言「氣有聚散，理有聚散；以日光飛鳥喻之，理如日光，氣如飛鳥，而日光雖不離其背，實未嘗與之俱往而有間斷之處；亦猶氣動而理雖未嘗與之暫離，實未嘗與之俱盡，而有滅息之時。」其說頗與朱子相近。

其論爲學之要曰：「爲學之要，莫切於動靜。動靜合宜者便是天理，不合宜者便是人欲。」又曰：「人心一息之頃，不在天理，便在人欲，未有不在天理人欲而中立者也。」

其論敬與靜也則曰：「靜則心常爲主。」「常沈靜則含蓄義理，而應事有力。」又曰：「人不主敬，則此心一息之間，馳騖出入，莫知所止也。」此敬軒論靜與敬之說也。

【乙】崇仁學說

○吳與弼

吳與弼，字子傅，號康齋，撫州崇仁人，十九歲至京師，從楊文定溥學，讀伊洛淵源錄，慨然有志於道；遂棄舉子業，謝人事，獨處小樓，玩四書五經，諸儒語錄，體貼於身心，不下樓者二年，氣質偏於剛

忿，至是覺之，隨下克治之功；居鄉躬耕食力，弟子從游者甚衆。陳白沙自廣來學，晨光纔辨，康齋手自簸穀，白沙未起，康齋大聲曰：「秀才若爲懶惰，卽他日何從到伊川門下，又何從到孟子門下。」一日刈禾，鎌傷其指，康齋負痛曰：「何可爲物所勝。」竟刈如初。嘗嘆箋註之繁，無益有害，故不輕著述；然聞道最早，身體力驗，只在走趨語默之間，出作入息，刻刻不忘；一切玄遠之言，絕口不道。嘗稱李延平不錯，故其性質言行，頗有與延平相類者。

康齋論學大體曰：「聖賢所言，無非存天理去人欲，聖賢所行亦然；學聖賢者舍是何以哉？」又曰：「學至於不尤人，學之至也；吾聞其語矣，未見其人也。」

【註】按薛，吳二人，開明代理學之基，薛之立論平正，與朱子相近

；明人因于謙被害時，薛居相位，不能匡救，致有微詞。吳初極爲人所推崇；後由石亨推薦出仕，對石亨稱門下士，士流引以爲恥；故薛，吳二人，頗不爲時人所重；而薛之學問，流傳極少；吳則有胡居仁，婁諒，陳獻章諸弟子，流傳較廣。

◎胡居仁

胡居仁，字叔心，餘干人，學者稱爲敬齋先生，弱冠游康齋之門，遂絕意科舉，築室梅溪山中，時親講學之外，不干人事；久之欲出游以廣見聞，歷浙入金陵從彭蠡而返，歸與鄉人婁一齋，張東白，羅一峯設學會，每日必立課程，詳書得失以自考；雖器物之微，區別精審，沒齒不亂，著有居業錄。

敬齋之言敬，原於程，朱居敬窮理之緒，而體驗入於精微，其說持敬

之要曰：「端莊整肅，嚴威儼恪，是敬之入頭處；提撕喚醒，是敬之
接續處；主一無適，湛然純一，是敬之無間斷處；惺惺不昧，精明不
亂，是敬之效驗處。」又論調息非存心之法曰：「人以朱子調息箴爲
可以存心，此特調氣耳。只恭敬安詳，便是存心法，豈假調息存心，
以此存心，害道甚矣。」

【丙】白沙學說

陳獻章

陳獻章，字公甫，新會白沙里人，又號石齋。孝宗弘治初，舉於鄉，
會試中乙榜，入國子監讀書；已而至崇仁受學於康齋，遂絕意科舉，
築陽春臺，靜坐其中，不出闕外者數年。成化二年，復游太學，祭酒
邢讓試和楊龜山此日不再得詩，見白沙作，驚曰：「卽龜山不如也。」

「揚言於朝，以爲真儒復出，自是名動京師。門人益進，屢薦不起，有白沙子集。」

白沙之論爲學也，其言曰：「爲學須從靜坐中養出箇端倪來，方有商量處。」又曰：「心地要寬平，識見要超卓，規模要闊遠，踐履要篤實，能此四者可以言學矣。」蓋白沙之學，以虛爲基本，以靜爲門戶，以四方上下往古來今穿紐湊合爲匡郭，以日用常行分殊爲功用，以勿忘忽助之間爲體認之則，以未嘗致力而應用不遺爲實得，遠之則爲曾點，近之則爲堯夫，此無可疑者也。（明儒學案）

白沙自以爲濂溪嫡派，終日無一時不樂。其弟子湛若水，字元明，號甘泉，廣東增城人，本「體認天理。」一語，以爲無論何事，皆有自然之規則。又言「知行並進。」又言「求放心。」嘗作心性圖說；與

陽明意見不甚相合。顧其學亦別樹一幟，流傳頗廣，稱爲甘泉學派。
【註】按敬齋，白沙雖同事康齋，同言主靜；然敬齋近於狷；白沙近於狂，且近於禪也。

【丁】姚江派之學說

⊙王守仁

王守仁，字伯安，餘姚人，其學初溺於任俠之習，再溺於騎射之習，三溺於詞章之習，四溺於神仙之習，五溺於佛氏之習，後從婁諒遊，見解漸變，正德丙寅，始歸正於聖賢之學。弘治十二年進士，爲刑部主事，忤劉瑾，謫龍場驛丞，備嘗艱苦。一夕，忽悟致知之理，因知聖人之道，吾性自足；自是以心卽理，知行合一，致良知三者教人。及劉瑾誅，歷官至太僕寺少卿，鴻臚寺卿，兵部尙書等，封新建伯，

嘉靖八年，卒於安南，年五十八。先是守仁嘗築書屋於陽明洞講學，故世稱曰陽明先生。所著有詩文集，五經臆說，古本大學旁釋，朱子晚年定論，及其門人所記之傳習錄。

陽明之學，宗陸象山，以致良知爲主，所論或與朱子異趣，故當時薛瑄之徒尊朱子，爲河東派，而陽明則爲姚江派。茲將陽明學說，分述於下：

(一) 心卽理說 陽明心卽理之說，本於象山，故陸，王並稱也。其言曰：「析心與理爲二，而精一之學亡；世儒之支離，外索刑名器數之末，以求明其所謂物理者；而不知吾心卽物理，初無假於外也。」又曰：「夫物理不外於吾心；外吾心而求物理，無物理矣；遺物理而求吾心，吾心又何物耶？」蓋以一心爲人生行爲之標準，此陽明言心卽

理之要義也。

(二)知行合一說 陽明之知行合一，其所謂知，重在事實上，而非謂玄漠無朕的理上之知也。其言曰：「知是行的主意，行是知的工夫，知是行之始，行是知之成；若會得時：只說一箇知，已自有行在；只說一箇行，已自有知在。」又曰：「今人學問只因知行分作兩；件故有一念發動，雖是不善，然卻未曾行，便不去禁止。我今說箇知行合一，正要人曉得一念發動處，便是行了；發動處有不善，就將這不善的念克倒了，須要澈根澈底，不使那一念不善，潛伏在胸中。」徐愛問「今人儘有知父當孝兄當弟者，卻不能孝不能弟，知行分明是兩件。」曰：「此已被私欲間斷，不是知行本體；未有知而不行者。知而不行，只是未知；聖賢教人知行，正是要復那本體；故大學指箇真知

行與人看，說如好好色，如惡惡臭；見好色屬知，好好色屬行；只見好色時，已自好了。不是見後又立箇心去好；聞惡臭屬知，惡惡臭屬行，只聞惡臭時已自惡了，不是聞後別立箇心去惡。」

（三）良知說 陽明以良知爲固有，其言曰：「良知之在人心，無間於聖愚，天下古今之所同也。」又以良知爲倫理上百行之標準，其言曰

「知善知惡是良知。」又曰：「這良知還是你的明師。」又以爲心之體用，卽良知之體用，其言曰：「是非心之知也；是非之心，人皆有之，卽所謂良知也。」又曰：「隨他千言萬語，是非誠僞。到前便明：合得的便是，合不得的便非。」此言良知，知之作用也。又曰：「人於尋常好惡，或亦有不真切處，惟是好好色，惡惡臭，則皆是發於真心，自求快足，曾無纖假者。」又曰：「見孺子將入井，必有惻隱

之理。一此言良知，情之作用也。又曰：「能戒慎恐懼者，是良知也。」又曰：「心之虛靈明覺，即所謂本然之良知也；其虛靈明覺之良知，應感而動者謂之意，此言良知，意之作用也。總之陽明之良知說，本於大學之「致知」，孟子之「良知」，惟其解釋益爲精密耳。上之所述，皆陽明之倫理說也。至宇宙論則罕所發明，惟時論及一心契合天地萬物之妙，蓋亦持一元論之說也。

◎ 王學諸子

陽明弟子，最先者爲徐曰仁愛，蔡希淵宗堯，朱守中節諸人，陽明嘗曰：徐曰仁之溫恭，蔡希淵之深潛，朱守中之明敏，皆予所不逮也。厥後弟子乃益衆，茲就其最著者述之於下：

(一) 王畿 王畿，字汝中，號龍谿，山陰人。與錢緒山德洪爲陽明高

足弟子。陽明以「無善無惡心之體，有善有惡意之動，知善知惡是良知，爲善爲惡是格物」四句教人。緒山以此四句爲陽明教人定本。龍谿則以爲非究竟之言，是一時權法。蓋其主張，以爲一切都是無善無惡也。

(二)王良 王良，字汝止，號心齋，泰州人，本爲燒銀竈丁。見陽明時，學問已博。以爲不足爲師，相與反覆辨論，曲盡端委，心大折服，乃執弟子禮，其學說與明道，白沙相近；有學樂歌：「學是樂之學；樂是學之樂。」言動頗奇矯，時或以爲狂，陽明深戒之。著有心齋全集，與龍谿並稱二王，陽明弟子中最猖狂者。

(三)鄒守益 鄒守益，字謙之，號東廓，江西安福人，幼時羅整庵（羅欽川，號整庵，字允升，吉之泰和人）見而奇之，後從陽明學，悟

格物卽慎獨之理。陽明沒後，亦講良知之學。其弟子王時槐最爲有名。·（有一純無念時，是爲一念，非無念也，時之至微者也」之語）

（四）楊東明 楊東明，號晉庵，河南虞城人，萬曆庚辰進士，北方爲王學者絕少，晉庵晚出，聞王學於耿天台之倫，相與講論。是時東林多詆陽明「無善無惡心之體」一語，而晉庵力爲之辨；其論理氣，以氣爲主，著有論性臆言。其言曰：「盈宇宙間，只是一塊渾淪元氣；生天生地，生人物萬殊，都是此氣爲之；而此氣靈妙，自有條理，便謂之理；蓋氣猶水火，而理則其氣熱之性；氣猶薑桂，而理則其辛辣之性，渾是一物，毫無分別。」

【註】王學後流於禪，弟子多不守禮法，猖狂極盛；於是自檢之士，都傾向呂經野之主張，按呂陝西人，篤守禮教，與朱子立說相近

，立言平正，無過人處。其能與甘泉，陽明並稱者，則以當時人疾惡王學故也。（泰州學派何心隱，其治學殊極荒謬，與政客相同，張居正恨而殺之；然至李卓吾則荒謬益甚。顧亭林痛罵王學，卽此故也。）

明末時，東林派高攀龍，顧憲成諸人，亦研究理學，借重禮法，以移風易俗爲己任，力矯王學之失；惟門戶之見太深，致召魏忠賢殺害之慘劫，其後起者有高愈，應撫謙諸人

【戊】東林學說

顧憲成

顧憲成，字叔時，無錫人。萬曆四年，舉鄉試第一，八年，成進士，授戶部主事，改吏部。後上疏，語侵執政，被旨切責。謫貴陽州判官

，丁母憂，服除，擢吏部考功司主事，歷員外郎，遷文選郎中，所推舉，率與執政牴牾。先是吏部缺尙書，王錫爵欲用羅萬化，憲成不可，乃用陳有年；後廷推閣臣，萬化復不與，錫爵等皆恚，萬化乃獲推，會帝報罷而止；及是錫爵將謝政，廷推代者，憲成舉故大學士王家屏，忤帝意，削籍歸。憲成既廢，名益高，中外推薦無慮百十疏，帝悉不報，至三十六年，始起南京光祿少卿，力辭不就。四十年，卒於家。憲成資性絕人，幼卽有志聖學；暨削籍里居，益殫精研究。邑故有東林書院，宋楊時講道處也；憲成與弟允成創修之，常州知府歐陽東鳳，與無錫知縣林宰，爲之營構落成，偕同志高攀龍，錢一本，薛敷教，史孟麟，于孔兼輩，講學其中，學者稱涇陽先生。當是時，士大夫抱道忤時者，率退林野，聞風響附，學舍竟不能容。憲成嘗曰：

「官輦轂，志不在君父；官封疆，志不在民生；居水邊林下，志不在世道；君子無取焉。」故其講習之餘，往往諷議朝政，裁量人物，朝士慕其風者，多遙相應和；由是東林之名大著，而忌者亦多。著有劄記，東林商語，證性編，涇陽遺書等。

憲成之學，力闢陽明「無善無惡心之體」之語，陸稼書學術辨論陽明曰：「陽明言性無善無惡，蓋亦指知覺爲性也；其所謂良知，所謂天理，所謂至善，莫非指此而已。」論顧涇陽高景逸曰：「涇陽，景逸，深懲其弊，知夫知覺之非性，而無善無惡不可以言性；其所以排擊陽明者，亦可謂得其本矣。然則學也，專以靜坐爲主，則其所重，仍在知覺；雖云事物之理，乃吾性所固有，而亦當窮究；然既偏重於靜，則窮之未必能盡其精微，而不免於過不及；是故：以理爲外，而欲

以心籠罩之者，陽明之學也；以理爲內，而欲以心籠罩之者，高，顧之學也。陽明之病，在認心爲性，高，顧之病，在惡動求靜。「可謂深得二氏學說之要矣。」

【己】蕺山學說

劉宗周

劉宗周，字起東，號念臺，山陰人，初從許孚遠叩爲學之要，告以「存天理，遏人欲。」遂謹識之。後與高攀龍相共講論，以半日讀書半日靜坐爲準的。崇禎初仕爲順天府尹，以直諫斥歸。遂閉門靜坐，不見一客，門人固請講學，乃集儒紳會講，闡明伊洛主敬之旨，以慎獨爲要，後起蕺山書院，從游者幾及千人，梓所講人譜以授學者，有朱子致知與陽明致知辨。福王立，爲吏部左侍郎，後罷歸，居山中，聞

弘光乙酉六月之變，遂絕食卒。

念臺之學，實出陽明之緒，而兼宗程，朱者也。以慎獨爲主，言之極精，頗能發前人之所未發；其言曰：「朱子獨字下補一知字，可謂擴前聖所未發；然專以屬之動念邊事何耶？豈靜中無知乎？使知有間於動靜，則不得謂之知矣。」又曰：「心無存亡，但離獨位便是亡。」又曰：「延平教人看喜怒哀樂未發時作何氣象，此學問第一義功夫；未發時有何氣象可觀，只是查檢自己病痛到極微密處；方知時雖未發，而倚著之私，隱隱已伏，纔有倚著，便來橫決；若於此處查考分明，如貫蝨車輪，更無躲閃，則中體恍然在此；而已發之後，不待言矣。」或問未發氣象從何看入？曰：「從發處看入。」如何用工夫？曰：「其要只在慎獨。」問兼動靜否？曰：「工夫只在靜。」又曰：「動中求

靜，是真靜之體；靜中求動，是真動之用。「蓋以體用爲一原，動靜乃無端也。又做周子太極圖而爲人極圖說。且說之曰：「無善而至善，心之體也，繼之者善也，成之者性也；繇是而之焉，達於天下者道也。」蓋亦持性善之說也。

【註】按明代代理學，黃宗羲之明儒學案，言之最爲詳備，且又能分其流派，極便檢閱，茲述其大綱如下：

崇仁學案 吳康齋胡敬齋等

姚江學案 王陽明

白沙學案 陳白沙

浙中王門學案

河東學案 薛敬軒

江右王門學案

三原學案 王石渠諸人

南中王門學案

楚中王門學案

甘泉學案 湛甘泉

粵閩王門學案

諸儒學案方孝孺曹月川羅整庵等

止修學案李見羅

東林學案顧涇陽高景逸等

泰州學案王心齋等

戩山學案劉念臺

按明儒學案，新會梁氏曾有節本，學者宜手置一編焉。

第四節 清代理學家之學說

清初治王學者，多出自戩山，其門人後亦多治程，朱；專主程，朱以攻陽明者，則有陸稼書（陸隴其）之徒；其折衷朱，王之學者，則有夏峯（孫奇逢）潛庵（湯斌）；顧（顧亭林）黃（黃宗羲）本致用之儒，漸知兼取漢，唐之經義疏說，而顧為朱學，黃為王學；當時惟顏習齋獨明周禮，六藝之教，於宋，明學者，皆不許焉，其學卓然自立，別成一派，惜所傳不廣；惠（惠棟）戴（戴

震)以來，漢學大盛，惟戴於性情之說，善惡之論，略有表見，惜近于功利主義。羅(羅臺山)彭(彭尺木)雖研究王學，然皆不能卓然自立，學說均無足取也。茲分述之於下：

○ 孫奇逢

孫奇逢，字啟泰，號鍾元，直隸容城人，年十七，中萬曆庚子科舉人，與定興鹿忠節公善繼友，以聖賢相期勉。居京師，與左光斗，魏大中，周順昌，相尚以氣節；嘗與鹿善繼論學，自晨至日昃，始得豆麪作羹，怡然無不足色；自言從憂患困鬱中，默識心性本原，生平得力實在此。天啟間，魏忠賢亂政，大興黨獄，左，魏諸人皆被逮，夏峯不避危禍，力爲營救，義聲震一世。縉紳交薦，並不起。李自成陷秦晉，賊氛甚迫，乃移家之易州五公山中，依之者數百家，夏峯定條

約，修武備，暇則講論身心性命之學，遠近慕德，土賊亦相戒勿犯。清初屢徵，隱居不出；後渡河，慕蘇門百泉之勝，且爲康節，魯齋講學之地，遂移家居焉，築室曰兼山，讀易其中，四方來學者日衆，夏峯隨其高下淺深，必開以性之所近，使自力於庸行，上自公卿大夫，下及野人牧豎，工商隸圉，武夫悍卒，壹以誠意接之；睢陽湯斌，其門下第一人也。康熙十五年卒，年九十二。所著有理學宗傳等書。夏峯爲清初講學中老師，其學以象山，陽明爲宗，所言略近戴山而規模不逮，晚欲會合程，朱，陸，王之異同以歸於一。其學以慎獨爲宗，而於人倫日用間體認天理，嘗曰：「喜怒哀樂，必中乎節，視聽言動，必合於禮，子臣弟友，必盡其分，乃終身行之不能盡者。世之學者，不務躬行，惟騰口說，徒增藩籬，於道何補。」又言「自七十以

往，每閱十年功加密；惟獨知之地，不敢自欺，無或懈而已。「病世之辯朱，陸異同者，不知反本，著理學宗傳，以周，程，張，邵，朱，陸，薛，王，羅，顧十一子爲正宗，漢董子以下，迄明季諸儒中謹守繩墨者次之，橫浦，慈湖等議論有出入儒佛者又次之，其言平實切理，門戶之見泯然矣。

㊟ 湯斌

湯斌，字孔伯，號荆峴，晚號潛庵，河南睢州人，嘗從學夏峯於蘇門十年，爲學兼綜程，朱，陸，王之長，而尤能持新安，金谿之平，守「致良知爲聖學真脈」之語，刻厲實行，以講求實用，無王學杳冥放蕩之弊。晚年多主程，朱之學。所著有洛學編，詩文集語錄等。
潛庵之學，頗欲持朱，王之平，故當時陸稼書排王學甚力，潛庵與之

書曰：「僕之不敢詆斥姚江者：非篤信妙江之學也；非博長厚之譽也；以爲欲明程，朱之道者；當心程，朱之學：窮理必極其精；居敬必極其主；喜怒哀樂，必求中節；視聽言動，必求合禮；子臣弟友，必求盡分；久之人心感孚，聲應自衆；卽篤信陽明者，亦曉然知聖學之真也，而翻然從之。」其對清高祖問守仁之學也，曰：「守仁致良知之說，與朱子不相刺謬。」然其晚年，則固以程，朱爲歸宿也。

◎ 黃宗羲

黃宗羲，字太沖，號梨洲，又號南雷，餘姚人，師事劉戡山。時越中承周海門之緒，援儒入釋，姚江之緒大壞，梨洲約吳，越高才生，力摧其說。戡山專言心性，漳浦黃石齋兼及象數，時人比之程，邵兩家；梨洲曰：「是開物成務之學也。」乃出其所學律，歷諸書相質證。

弟宗炎，宗會，並負異才，梨洲自教之，有浙東三黃之目。明末合志士起義，不成，歸奉母居里門，肆力著述；復舉蕺山證人書院之會，從之學者數百人。梨洲爲蕺山高弟，亦宗陽明之學，其學盛行於東南，與李二曲（李中孚）齊名，有南姚江，西二曲（二曲西安人）之稱。說者謂梨洲之學，以濂洛之統，綜會諸家，橫渠之禮教，康節之象數，東萊之文獻，艮齋退齋之經術，水心之文章，莫不旁推交通，自來儒林所未有也。清時屢徵不出，著有宋元儒學案，明儒學案，易象數論，南雷文定，南雷文約，明夷待訪錄等。

梨洲之學，以慎獨爲入德之要，蓋慎獨，卽明致良知之功也。嘗辨陽明「無善無惡心之體」爲非，又駁龍谿「性本空寂，隨物而有善惡」之說。蓋其學以致用爲本，故不喜空虛之談而歸重于實踐也。嘗謂「諸

家語錄不同，可以證心體之變；若執而不化，則有礙實踐之受用。故以修德爲心學之本；其明儒學案序曰：「盈天地皆心也。變化不測，不能不萬殊；心無本體，工夫所至，卽其本體；故窮理者：窮此心之萬殊；非窮萬物之萬殊也。是以古之君子，寧鑿五丁之間道，不假邯鄲之野馬，故其途亦不得不殊；奈何今之君子，必欲出於一途，使美厥靈根者，化爲焦港；夫先儒之語錄，人人不同，只是印我之體，變動不居；若執定成局，終是受用不得；此無他，修德而後可講學；今講學而不修德，又何怪其舉一而廢百乎？」其論治也，明夷待訪錄原君，原臣二篇，言之最詳，原君篇云：「古者以天下爲主，君爲客；凡君之所舉世而經營者爲天下也。今也以君爲主，天下爲客，凡天下之無地而得安寧者爲君也。」原臣篇云：「人之出仕也：爲天下，

非爲君也；爲萬民，非爲一姓也。」其對於國家之觀念，可謂深明民治主義之精神矣。

④ 李顥

李顥，字中孚，號二曲，西安盩厔人，家貧無書，從人借讀，自經史百家至二氏之書無不觀，遂以成學；隱逸自守，當道慕其名者，輒求一見，而二曲終不報謁。嘗曰：「庶人不入公府可也。」再至并不復見，有餽遺者，雖十返亦不受。康熙九年，門人請南下入道南書院，發願，高諸公之遺書講之，聽者雲集。又嘗於江陰，宜興，靖江等處講學。屢徵不出，以疾辭，閉門不與人接。晚年著四書反身錄教人。當時與孫夏峯，黃梨洲並號三大儒。及卒，門人集其遺書爲二曲集二十二卷。

二曲之學，亦以心學爲始，其言曰：「天下大根本，人心而已矣；大肯綮，提起天下之人心而已矣。是故：天下治亂視人心；人心邪正視學術；凡學在反身，道在守約，功在悔過自新，而必自靜坐觀心始；靜坐乃能知過，知過乃能悔，悔乃能自新。」又嘗因心體論易曰：「求易於易，不若求易於己：人當未與物接，一念不起，卽此便是無極而太極；及事至念起，惺惺處，卽此便是太極之動而陽；一念知斂處，卽此便是太極之靜而陰；無時無刻，而不以去欲存理爲務，卽此便是天行健，君子以是自強不息；人欲淨盡而天理流行，卽此便是乾之剛健中正純粹精；希顏之愚，效曾之魯，斂華就實，一味韜晦，卽此便是歸藏於坤。親師取友，麗澤求益，見善則遷，如風之疾，有過則改，如雷之勇，時止則止，時行則行，見可而進，知難而退，動靜不

失其時，繼明以照四方，則兌，巽，震，艮，坎，離，一一在己而不
在易矣。」由此可見二曲之學，歸本於心，而注重實踐也。

⑤顧炎武

顧炎武，崑山人。本名絳，字寧人，又號亭林，明季屢應試不第，遂
棄舉業，屏居山中，講求明體達用，經世濟人之學。明亡，與同志共
舉義兵，不成；自是益刻厲爲學。游歷西北諸邊塞十餘年，後卜居華
陰，謂人曰：「徧觀四方，惟秦人慕經學，重處士，持清議；華陰綰
轂關河之口，雖足不出戶，而能見天下之人，問天下之事，一旦有警
，入山守險，不出十里之遙；若志在四方，一出關門，亦有建瓴之勢
，」乃定居焉。康熙間，詔徵鴻博之士，諸卿士爭欲致之，亭林豫告
諸門人，在京爲之辭，曰：「刀繩具在，勿速我死。」所著有日知錄

等書，凡所論述，權度惟精，往往折衷於朱子云。

亭林之學，宗尙程，朱，力辨王陽明朱子晚年定論之謬；然其所論，關於哲學至眇。論爲學之要：「曰博學於文，曰行己有恥，自一身以至天下國家，皆學之事；自臣弟友，以至出入往來辭受取與之間，皆有恥之事；不恥惡衣惡食，而恥匹夫匹婦之不被其澤；故曰萬物皆備於我矣，反身而誠，樂莫大焉。」又與友人書曰：「大學言心不言性，中庸言性不言心；來教單提心字而未竟其說，未敢漫爲許可，以墮於上蔡橫浦象山三家之學。竊以爲聖人之道，下學上達之方：其行在孝弟忠信；其職在灑掃應對進退；其文在詩書三禮周易春秋；其用之身，在出處辭受取與；其施之天下，在政令教化刑法；其所著之書，皆以撥亂反正移風易俗以馴至乎治平之用，而無益者不談；一切詩賦銘

頌贊誄序記之文，皆謂之巧言而不以措筆；其於世儒盡性至命之說，必歸之有物有則五行五事之常，而不入於空虛之論，僕之所以爲學者如此；以質諸大方之家，未免以爲淺近而不足觀；雖然，亦可以弗畔矣夫！「其日知錄上篇經術，中篇治道，下篇博聞，共三十餘卷。謂有王者起，將見諸施行，以躋斯世於治古之隆，而未敢爲今人道也。由此可知亭林之學，非陸，王簡易直截之風，乃平心察理，事事求實者也。

⑥ 陸世儀

陸世儀，字道威，號桴亭。江蘇太倉人，劉鼐山講學，桴亭嘗往聽講，明亡遂隱居不出，久之，始應諸生之請，講學東林，後講學于毘陵，終復歸講里中，常路屢欲薦之，力辭免。清初守程，朱之家法者，

當時推二陸，二陸者，卽桴亭與陸稼書也。桴亭少時，嘗從事於養生之說，有所得矣，旣而翻然悟，乃亟棄之。其學始自鼗山，而歸宿於程，朱，著有思辨錄。

桴亭教人，先小學，後大學，以立志居敬爲本，以聖經八條目爲程，主敦守禮法，講明實用，然後漸進於天人之微，旁及百家之言；其先後次序，悉朱子遺法也。其論太極圖說，頗有發前人未言者，略錄數條如下：

周子作太極圖，發揮天地萬物之理，太極二字，原本繫辭，不過祖述孔子之舊；至於主靜立人極，人極二字，則自周子開闢出來；後半惟人也得其秀而最靈一段，都是說人極，人極與太極，句句相對，則知人身與天地，處處相合，絕非矯揉造作；故人能踐形，卽能盡性；能

盡性，卽能達天；天與人總是一理，此是周子獨得處。

周子定之以中正仁義，而主靜立人極；主靜二字，是立人極之本；中正仁義，又是主靜之實落處；此總是聖人盡性功夫。

中正仁義而主靜，周子立言應甚周匝；然主靜之下，又自註曰：「無欲故靜。」無欲者，無人欲也。無人欲則純乎天理矣。是周子以天理爲靜，以人欲爲動；主靜者主乎天理也。主乎天理則靜固靜，動亦靜矣。豈有偏靜之弊乎？

太極圖說「惟人也，得其秀而最靈，形旣生矣，神發知矣。」形生質也，神發氣也，有形生神發而五性具，是有氣質而後有性也；不落氣質不可謂之性，一言性便屬氣質。

桴亭之論性，謂「論性離不得氣質，一離氣質，便要離天地；蓋天地

亦氣質也；一離天地，則於陰陽外別尋太極；於陰陽外別尋太極，則太極不落於空虛，即同於一物。」又謂「諸儒謂孟子道性善，只是就天命上說，未落氣質；然獨孟子人無有不善之言，是就人有生以後看，即下愚濁惡，亦無有不性善者。」蓋其論性極有深湛之處也。

⑦ 陸隴其

陸隴其，字稼書，浙江平湖人，康熙庚戌進士，授江南嘉定令，治行爲天下第一。又爲直隸靈壽令，與諸生講學，有松陽講義，後徵入京，爲四川道監察御史，晚年屏居華亭湖上，以疾卒，人號爲當湖先生。著有三魚堂集，賸言，松陽講義，讀朱隨筆等。

稼書專宗朱子，著學術辨三篇，與河南湯斌，山西范鄆鼎，往復辨論，剖析同異，頗爲親切。嘗謂聖門之學，雖一以貫之，未有不從多聞

多見入者；欲求聖學，斷不舍經史。於是謂「今之學者無他，亦宗朱子而已。宗朱子爲正學，不宗朱子爲非正學。」又作太極論，以爲「論太極者；不在乎明天地之太極，在乎明人身之太極，其學術辨論陽明之病，在認心爲性；論高（高攀龍）顧（顧憲成）之病，在惡動求靜。蓋稼書宗程，朱之學也。」

⑧ 顏元

顏元，字渾然，又字易直，號習齋，直隸保定府博野縣人，生於明崇禎八年。幼喜讀書，學神仙導引術，長知其妄，益折節爲學；初好陸，王書，繼從事程，朱，勇於改過，以聖人爲必可師，鄉里目爲聖人。年既壯，漸悟宋明學術之失，以堯舜之道在六府三事，周公教士以三物，孔子以四教，莫非事也，無事則道與治俱廢；故正德利用

厚生日事，不見諸事，非德非用非生也；德行藝曰物，不徵諸物，非德非行非藝也；故先生之學，以事物爲歸，不以空言立教，著存學，存性，存治，存人四編；謂「古人德行，由學習六藝而成，而六藝不外一禮，禮必習行而後見；後世以章句爲儒，以讀書纂注爲功，非聖人重力行之旨也。又無極太極河洛先後天之說，皆出道家，宋儒本之說易，推爲性與天道之正傳，是爲參雜二氏。」又謂「氣質之性無惡，惡由蔽習而生。」立異宋儒，不尙苟同，嘗推論明制得失，著會典大政記曰：「如有用我，舉而錯之耳，」又謂「天下事皆吾儒分內事，吾儒不任事，誰任事耶？」其自任若此。卒於康熙四十二年，年七十，先生雖以高隱終，然身際鼎革，目擊口禍，光復之念，時蓄於懷。年八歲，卽從吳洞霄習劍術，兼肄騎射；長從新城王介祺學兵法，

旁及技擊馳射，莫不精絕；晚築習齋，集弟子講學，習禮，樂，射，御，書，數，兼究兵，農，水，火，工，虞。繼主講肥鄉漳南書院，創立規制，設文字，武備，經史，藝能各科，從遊者數百人。遠近翕然；常南游中州，張醫卜肆於開封，以物色豪傑；商水李子青者大俠也，館先生，見先生攜短刀，目曰，「君善此乎？」先生謝不敏。子青固請與試，先生乃折竹爲刀，舞相擊，數合，中子青腕，子青大驚，拜伏地曰：「吾謂君學者耳！技至此乎？」遂深相結。又於開封市遇一少年，貌甚偉，問其姓名，曰「朱超越」也。「叩其志不答，沽酒與飲，半醉起舞，作歌告別。先生雖好奇，然天性敦篤，不愧純孝。當清兵入畿輔，父被掠去，先生依朱翁居，爲朱翁義子。朱翁卒，乃尋親遼左，誓不得親不反；出關數年，備歷險阻；有傳父在瀋陽

者，至則父歿，尋其墓，哭奠如初喪禮，招魂奉主而歸。以是知先生所謂力行者，誠古人所謂以躬率教者矣。先生既歿，門人鍾鉞輯言行，關異二錄。今不存；其所存者，惟存學，存性，存治，存人四編。門人李堪，又爲先生輯年譜。

習齋之學，始宗陸，王，後歸程，朱，終乃悟堯，舜之道。勇於改過，以聖人必可學，動必遵古禮，老而彌篤，鄉里中有聖人之目。茲將其存性，存學，存治，存人四編，錄其大意於下。

(一)存性 習齋以性之善卽在氣質，別無所謂天地之性，與宋儒分天地之性，氣質之性不同；蓋宋儒言性，多原於理氣二原論，而習齋則持一元論也。其言曰：「理卽氣之理也，清濁厚薄純駁偏全，萬有不齊皆善也，其惡者引蔽習染耳。」且列七圖以明之。

(二)存學 習齋以爲古之學一，今之學焚；古之學實，今之學虛；古之學有用；今之學無用；古之爲學也：明德親民止至善爲道；六德六行六藝爲物；八歲就小學，學小藝，履小節；束髮就大學，學大藝，履大節，爲學之序；春秋禮，樂，冬夏詩，書，爲學之時；故人多成材，宇內邳隆。自秦火後，訓詁於漢，唐，帖括於宋，明，徒遺經是問，而古聖教人成法，任其闕然；加之佛，老乘間而起，以清淨虛無亂心性之正，儒者不能以全體大用廓清其間，反爲所雜；程，朱，陸，王，非支離於誦讀，卽溷索於禪宗，學之亡也轉甚；習齋乃教人以六藝爲學，冠昏喪祭，必遵古典，率子弟習禮習射習書數樂，得一節焉卽習之，置日記以考德行；其於古人之學，不惟存之空言，而且存之實事，此存學編之大意也。

(三)存治 古帝王教養之政失制，而後日趨陵夷，至宋，明而極；其尤甚者，即兵專而弱，士腐而靡，二者之弊，不知所極；以天下之大，士馬之衆，一有寇亂，輒魚爛瓦解；黃巢之亂，洗物淘城，李自成，張獻忠如霜風殺草，所過爲墟；三代田賦出用，民皆習兵，斷不至如此其慘；士子平日讀書，閉戶傷首，如婦人女子，一旦出仕，兵刑錢穀，渺不知爲何物，安望輔世長民？三物賓興之世，學即所用，用即所學，雖流弊不至於此，故以井田周官之制，可以斟酌而施之於今，庶可臻於上理也。

(四)存人 習齋以爲人生存一日，當爲生平辦事一日，不可不先自治；持身要莊竦，要愛惜精神，皆自治之事也。凡動靜語默，一當修之以禮，而守之以敬，能存養省察，誠意慎獨，乃能推之於治國平天下

也。習齋老年以衰病不能理他功，惟常習恭，覺萎怠，習恭莊；覺放肆，習恭敬；覺暴戾，習溫恭；覺矜張，習謙恭；覺多言，習恭默；覺矯柔，習恭安；其自治如此。皆就事上實地體驗以存人道也。

習齋晚年教於肥鄉漳南書院，爲立規制甚宏：中曰習講堂；東一齋曰文事，課禮，樂，書，數，天文，地理等科；西一齋曰武備，課黃帝，太公，孫，吳諸子兵機，攻守營陣水陸諸戰法，射御技術等科；東二齋曰經史，課十三經，歷代史，詩，文等科；西二齋曰藝能，課水學，火學，工學，象數等科；門內直東曰理學齋，西曰帖括齋，皆北向，凡習程，朱，陸，王及制舉業者居之，欲羅而致之以引進之也。北空二齋，左接賓，右宿來學；門內左六房，設客榻，右六廡，容車騎，東更衣亭，西射圃堂，東北隅庖廚倉庫，西北積薪；立學規甚備。

，從遊數十人，遠近翕然。習齋甫至，雨經月，漳水大盛，沒堂舍；習齋遂辭歸，門人傳其學者，蠡縣李塏字剛主，北平王源字崑繩，尤著。

⑨ 戴震

戴震，字東原，休甯人，年十歲，塾師授以大學章句右經一章；問其師曰：「此何以知爲孔子之言而曾子述之？又何以知爲曾子之意而門人記之？」師云：「此朱子云然。」又問「朱子何時人？」曰：「南人。」又問「曾子何時人？」曰：「東周。」又問「周去宋幾何時？」曰：「幾二千年。」曰：「然則朱子何以知其然？」師不能答。讀書一字必求其義。塾師略舉傳注訓解之，意不釋；師惡其煩，乃取說文解字令檢閱之。學之三年，通其義；於是十三經盡通矣。後學於江

慎修永，其學益進，於經義聲韻之學，多有著述，爲漢學大師。東原以宋儒言性，言理，言道，言才，言誠，言明，言權，言仁義禮智，言智仁勇，皆非六經孔孟之旨，而以異學之言糅之，故就孟子字義開示，使人知人欲淨盡天理流行之語病。嘗言「朱子注大學，開卷言虛靈不昧，便涉異學；其言以具衆理應萬事，尤非理字之旨」於是乃論性曰：「有天地然後有人物，有人物於是乎有人物之性；人與物同有欲，欲也者，性之事也；人與物同有覺，覺也者，性之能也；事無有失，則協於天地之德；理至正也，理也者，性之德也。」蓋宋儒分理與欲爲二，謂性卽理，東原反之，謂性卽欲；故宋儒謂欲者性以外之物，而義理者欲以外之物；東原則以欲在性中，而義理卽在欲中，故又曰：「欲不流於私則仁，不溺而爲慝則義，情發而中節則

和，如是之謂天理；情欲未動，湛然無失，是爲天性。」又曰：「理也者，情之不爽失也。」又曰：「無過情無不及情之謂性。」故戴氏之說，近於性惡論。

東原之訓學者有二，曰私曰蔽。「私生於欲之失，而蔽生於知之失；異氏尙無欲，君子尙無蔽；異氏之學，主靜以爲至；君子強恕以去私，而問學以去蔽。」又曰：「君子之治天下也：使人各得其情，各遂其欲，勿悖於道義；君子之自治也：情與欲使一於道義；夫遏欲之害，甚於防川，絕情去智，充塞仁義。人之飲食也，養其血氣；而其問學也，養其心知；是以貴乎自得。血氣得其養，雖弱必強；心知得其養，雖愚必明，是以貴乎擴充。」由此可知戴氏以得其所欲，與節其所欲之失，已爲至善矣。

⊕ 彭紹升

彭紹升，字允初，號知歸子，亦稱尺木居士，長洲人。八齡，躋于戶闕，損一目，早歲居鄉，乾隆己丑成進士，例選知縣，不就。生性純厚，稟家教，讀儒書，謹繩尺；初慕洛陽賈生之爲人，思有以建白樹功名，後讀先儒書，遂一志于儒言儒行，尤喜陸王之學；及與薛（薛起鳳）汪（汪縉）二先生遊，乃閱大藏經，究出世法，絕欲素食，久之，歸心淨土，持戒甚嚴，好作有爲功德。修淨業後，一切屏去，惟讀古書，閒作漢隸，收弄金石文字；治古文，言有物而文有則，熟于掌故，所著名臣事狀良吏述儒行述，信而有徵，卓然可傳于後世。論學之文，精心密意，紀律森然；談禪之作，亦擇言爾雅，不涉禪門語錄惡習；其解古本大學，頗足見其援儒入釋之大概。茲錄之于下：

「大學」一書，古聖人傳心之學也；傳心之學，明明德一言盡之矣。親民者，明德中自然之用，非在外也；民吾同體，親之云者，還吾一體而已矣；故下文不曰親民，而曰明明德於天下；心量所周，蕩然無際，民視民聽，即吾視聽；民憂民樂，即吾憂樂；如明鏡物無不見，如太虛物無不覆，是謂明明德於天下；故曰一日克己復禮，天下歸仁焉；歸仁非在外也，亦還吾一體而已矣。至善者，明德中自然之矩，所謂天則也，見龍无首，乃見天則，聖人以此洗心退藏於密，所謂至也，故道莫先於知止矣。知者，明德之所著察；止外無知，知外無止；止外無知，是謂知本；知外無止，是謂知至；知至云者，外觀其物，物無其物；物無其物，是謂物格；內觀其意，意無其意；意無其意，是謂意誠；進觀其心，心如其心；心如其心，是謂正心。由是以身還

身，以家還家，以國還國，以天下還天下，不役其心，不動於意，不殺於物，是謂身修家齊國治天下平，而其機莫切於知本。至國家天下，以身爲本；而身以知爲本；故反復於本末之辨，而終之曰此謂知本，此謂知之至也。知本則知止，知止則知至，不其然乎？雖然，本末易知也；知本矣而其功莫精於誠意；蓋亂吾知者意也，意之動而好惡形焉；是不可得而遽泯也，慎之於獨而已矣。慎之於獨，無有作好無有作惡而已矣；如惡惡臭，如好好色，言無作也；無作則無意矣；心廣體胖，此其徵也。淇澳烈文，德之所被，民不能忘，一誠之所貫浹也，所謂誠於中形於外也；何以誠之？反之於獨而已矣。反之於獨，不昧其知，謂之自明；用其極者，自明之極，本斯在是矣。緝熙敬止其功也，仁敬孝慈性一止也，極也，大畏民志，通天下之志也；意既

誠矣，知斯至矣，知本之說也；然則學者宜知所以事心矣。心本無所，有所不可也；本無不在；有不在不可也；善事心者，納之於一矩而已矣，所謂正也。自身而家，自家而國，自國而天下，納之於一矩而無不修且齊焉，治且平焉；矩焉者，所謂極也，至善也，絜矩云者，卽本以知末，止於至善，明明德於天下之實也，君子先慎乎德，反本而已矣；彼好惡拂人之性者，豈其性異人哉？舍本而逐末，卒爲天下僂，本其不可務乎？故曰自天子以至於庶人，壹是皆以修身爲本。尺木本喜陽明之學，與羅臺山有高，汪大紳縉二人，並有文采，惜以儒學而皈依釋氏，理學中之別派也。

第四章 研究理學之方法

第一節 研究之方法

研究理學，爲研究中國哲學最初步之手續，惟不可拘泥過甚，否則恐入於高談心性之病，而成爲空談耳。茲分述之于下。

(一)宜通訓詁 昔戴東原曰：「經之至者道也，所以明道者其詞也，所以成詞者字也；由字以通其詞，由詞以通其道，必以漸求。」又曰：「經之至者道也；所以明道者其詞也；所以成詞者，未有能外乎小學文字者也。由文字以通乎語言，由語言以通乎古聖作者之心志；譬之適堂壇之必循其階，而不可躐等。」從可知欲通義理之學，必先通古訓之學也。如宋儒之言義理者，以「心」字「理」字爲絕對之詞，凡性命道德仁義禮智，皆爲同物而異名；又創爲天卽理性卽理之說；與漢儒訓理爲分之說不同，（宋儒雖亦有訓理爲分，然遠遜于漢儒）清代戴（戴東原）阮（阮元）復排宋宗漢，定海黃氏（黃以周）作經

訓比義，則多調停漢，宋。總之一字有一字之義，字義既明，則一切性理之名詞，皆可別其同異，以證前儒立說之是非，一切緣詞生訓之說，自能辨析其非矣。

(二)當知今古人情風俗之變遷。人情風俗，隨時代而變遷，研究理學，尤不可不知之；否則拘泥執一，既不合于時宜，又必生種種謬誤之觀念；如「道德」二字，言道學者以爲經天行地，亙古不變；殊不知古代封建時之道德，與漢，唐不同，與近代更不相同：如大學言「欲治其國，先齊其家。」然唐太宗殺兄，納弟媳，而成「貞觀之治；」周公攝政，儼然稱王，及成王親政，又可取消；後世如霍光輔政，不得稱王，而清代之攝政者，稱王以後，則又不可取消。他如漢時盛行三年之喪，而遇兄弟姊妹之喪，亦須丁憂；至唐而此風漸息，是可知

「道德」隨社會環境而變遷，以古論今固不可，以今論古亦不可也。

(二)當知前代理學家之優點與缺點 宋儒之理學，能革除漢唐專重註箋之病，與夫晉代空談之風；重視名節，事事實地體認，不全憑乎思想；惜其結果，往往流于佛法，入于猖狂之一途：如李卓吾之不守禮教；彭尺木之但好扶乩；則其流弊也尤甚。蓋以佛法但有五戒，印度社會情形，不如吾國之複雜故也；欲救其弊，非兼重儒家之說不可。

(四)當知與東西哲學之關係 宋以來之理學，與古代之九流，實不過相去一間；其與佛法，宋時雖已分疆劃界，然無顯著之迹；且後之研究理學者，往往援儒入釋，至王陽明時，始顯然判別，黃梨洲曰：「自陽明出，儒，釋疆界，邈若山河。」然援儒入釋，仍踵相接也；其故以宋以後之理學，有所執著，專談「生生不滅之機。」所謂「真如

心」之地步，實尙未能見到，此卽理學遜於佛學之點也。至若西洋哲學，則全憑思想者多，有未能一一實驗者，如唯心論雖極精當，然只有一「比量」而無「現量」，不若理學之處處可以實地體認，處處可以躬行實踐者也。

(五)宜用科學方法研究 理學家之學說，雖各有派別，然考其淵源，多本於六經；惟見仁見知，各有不同，因是派分黨別，劃然分疆，故吾人切不可拘於一家之成說，當窮源竟委，考其學說之來源，與夫當時之影響及後日之結果，而後辨別之，比較之，加以批評，斷其得失；或更分別種類，何者爲形而上學，何者爲認識論，何者爲倫理學；用演繹法以求之，用歸納法以總括之，亦無不可；是在學者之善爲體認而已。

(六)宜選擇書籍閱讀 理學書籍，既極沈悶，又復繁多；若非善爲選擇，則治之者必至以爲煩悶而中輟。故擇讀書籍一層，亦不可不注意及之；（書籍之種類，詳述於下節）其他如與同志互相討究辨難；或隨手摘錄，筆記心得；或同時有所著述；則尤足增加研求之興味焉。

第二節 理學入門書籍

宋元學案 黃宗羲初稿 全祖望王梓材兩次續成

此書象山學案最精，橫渠，二程，東萊，龍川，水心諸案亦佳，晦翁案次之，百源（邵雍）涑水（司馬光）諸案，則失之太繁，不易見其學術之真相，末附王安石荆公新學略最壞，此由於編者門戶之見所致也。

明儒學案 黃宗羲著

此書姚江，江右王門，泰州，東林，戩山諸案最爲精善，以梨洲精於王學故也。

此二書爲宋，元，明三朝理學之總記錄，實一種學術史也。二書卷帙甚繁，學者可擇要瀏覽，以其爲六百年間學術之總匯，影響於近代甚深，且彙集成編，檢查亦極便利。梁啓超有明儒學案節本，亦精要可讀。

國朝宋學淵源記 江藩著

此書依學案體例編輯，敘述清代之理學家，凡能躬自力行者皆採入，其出仕於清廷者，則皆擯棄不列；而黃南雷，顧亭林，張蒿庵三人已見於漢學師承記，亦不復列，惜江氏學識凡庸，未能將各家獨到之處敘出。唐鑑之國朝案小識，以清代之程，朱派爲立腳點，則

褊狹固陋極矣。

近思錄 朱熹著 江永註

讀此書，可知程，朱一派之理學

二程遺書

黎靖德編

朱子語類

欲研究程，朱學派者，可看之。近人所編之朱子學派亦可備參考。

陽明傳習錄 王守仁語 徐愛錢德洪等筆記

讀此可知王學梗概，欲知其詳，宜讀王文成公全書，因陽明以知行合一爲教，非合觀其學問事功，不能看出其人格也。近人所編之陽明學派亦可參考。

呻吟語 呂坤著

讀之可知省察克治之功

人譜 劉宗周著

讀之可知蔽山學術思想之大概

顏氏學記 戴望編

此書頗能傳習齋之真，讀之可知顏氏確爲清初實學之第一人。近人徐世昌之顏李學亦可供參考。

理學常識終

